

亲密爱人

——进入祈祷的核心

原著：凯瑟琳·多赫尔蒂

翻译：静也 李旭琼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儿子乔治·德·叙埃克

父啊，我将自己交付你手里，
安置我如你所愿。
你所做的我都感谢，
我已准备妥当，我接受一切。
愿你的圣意承行于我，也承行于你的一切受造物。
主啊，除此我不冀盼什么，
我将灵魂托付在你手里，我将盈满心中的爱奉献给你，因为我爱你，主。
我毫无保留并抱着无比信心向你完全降服，
也完全将自我交出，
因为你是我的父亲。

——真福查尔斯·弟·福科(Blessed Charles de Foucauld)

论及你，我心中时常在想：
“你应该寻求他的仪容。”
上主，我在寻求你的仪容。
求你不要向我掩住你的脸面，
……
救我的天主，不要弃我不管。
……上主，求你给我指示你的正路，
为了我的仇敌，引我踏上坦途。
……我深信在此活人地区，
定会享见上主的幸福。
你要鼓起勇气，期望上主！
你要振作精神，期望上主！

——咏 27：8-14

目录

序.....	1
与天主坠入爱河.....	2
一项风险事业.....	4
握紧天主的手.....	5
论成为祷文.....	7
牧人的笛声.....	10
火焰与泪水.....	13
祈祷的精神.....	15
祈祷与承行天主的旨意.....	19
我父之家.....	22
满足年轻人的饥渴.....	24
在我的弟兄姐妹中发现基督.....	27
没有我，你什么也做不成.....	29
祈祷就如饮食天主的圣言.....	31
毛巾与水式的祈祷.....	33
此刻的义务.....	35
格外做好小事.....	38
发自内心的祈祷.....	40
静默之深潭.....	44
当你进入静隐之所时.....	46
祈祷与独处.....	48
孤寂之地.....	50
作者简介.....	52

序

人们已经写了成千上万本关于祈祷的书。我想天主并不在意这些书，他却在意你我就成为祈祷之书本身。他期待我们成为他的言语，期待我们折射出他的圣容。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我们祈祷。

祈祷非常简单。许多人认为，祈祷应该是玄妙深奥的，似乎只有在学习神学、灵修及各种祈祷方法（从圣女大德兰到超验默想）之后，你才能学会祈祷。依我看来，如果基督在世时想向博士们讲话，他一定能在当时的社会里找到这类人。为什么耶稣没有降生成为一位拉比，而降生成为一个木匠？他向伯多禄和若望讲话。他向目不识丁的人们宣讲，而这些人聆听了他的声音，明白了他的话语，因为他的宣讲方式非常简单。

如果你想了解祈祷的样子，那么你就去聆听两三岁的小孩子讲话。当我以小孩子的方式向天主讲话时，这就是祈祷。

当我与某人坠入爱河时，我们往往和缓、羞涩、含蓄地开始考察彼此的生活，正如人们所做的那样，这就是祈祷。当我们成为夫妻，并在神圣婚姻圣事内进入我们的完满之爱时，我们经历一种奇妙的身心的默契合一。这种默契就是祈祷。

寂寞是祈祷。每个人都是寂寞的，不管是已婚者还是独身的人，无论接受的是哪种召叫。当那种可怕的寂寞袭来时，我们心灵深处就会涌起一种无声的呼喊，像聋哑人那样的呼喊，升达天主。这就是祈祷。

除了将祈祷定义为爱之外，你还能说什么？祈祷是在言语和默契中表达出来的爱。换一种说法，祈祷是两爱相遇——天主之爱及其子女之爱。这就是祈祷的全部内涵。

与天主坠入爱河

“听，我的爱人在敲门。”

歌 5:2

为什么与天主坠入爱河如此之难呢？

上主天主在旧约里告诉我们，虽然你们在每个树丛下行淫犯奸，但以色列，你要回到我这里（欧 4:12, 13; 14:2）；“你们的罪虽似朱红，将变成雪一样得洁白”（依 1:18）。上主是以色列的新郎，而她则是他的伴侣。基督告诉我们他是新郎。圣咏说，他蹦跳着跃过山丘，奔向他的亲密爱人。雅歌如是唱到：“愿君以热吻与我接吻”（歌 1:2）。

如果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事实上就是如此），那么，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问要如何祈祷？也许我们真正要问的是应如何去爱。最终，祈祷就会简单如我们对爱的表达。

我们凝视天主，恰如两个爱人凝视彼此。他们双手相握，双眸对视。祈祷就如亲热之后的妻子凝视着她的丈夫——两人平静地躺着，无声地凝眸以对。

默契是爱的最伟大表达方式。这种默契是深厚的，不可测的，无尽的。这种默契本身已经分享了永恒。这种默契抚触到了天主的面容，而如果没有天主的恩宠，人是不能这样凝视，也不能存活的。这种默契拥抱了基督，抚触了天父的面容，并透过体验领悟到圣神的真实。

最初，这种默契是震颤的，因为我们很难摒除外来的念头。渐渐地，默契变得相对宁静，人或伸出双手，或没有任何姿势，逐渐地死于自己，而融入天主。或更好说，天主将你吸引进入他自己，直到一切完全安静。此时，我们感受到天主的临在。此时的寂静正是天国临于我们的时刻。这就是我们在不知之黑暗(the darkness of unknowing, 意即没有主动寻求知识和理解——译者注)中所领受的知识——在此时刻，天主教授我们关于他自己及其他人的知识。

祈祷是简单的。我们重复我们爱人的名字：“耶稣！耶稣！耶稣！”我们将此称为“天主临在的祷文”。那祈祷的人于是关闭了理智之窗，打开心灵之门，并进入深层默契，在其口唇和心灵上带着天主的名字归来。现在，这个祈祷的人无论在哪里都重复着这个名字，并因此也成为了一篇祷文。当一个人成为祷文本身时，就充满了极大的喜乐。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折射出基督的荣光。

基督说：“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玛 5:46, 48）我也许不喜欢某人，但爱能超越这种不喜欢。这种克服嫌恶感的能力正是我们人类的伟大之一。它能使我超越简单的人性；如果我能因爱的缘故做到如此，那这就使我成为超于自然了。出于爱，圣方济亲吻了麻风病人。这种爱没有壁垒，没有边界。它像永恒一样无限，像天主一样浩瀚。在天主内没有局限，这种爱涵盖了全部受造物。

当我们与天主坠入爱河时，祈祷自会来临。与天主坠入爱河的方法是双膝跪下。我们内的每样东西都会阻止我们坠入爱河。谁愿意与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相爱呢？谁想登上那永远呈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加尔各答山呢？谁想将自己钉在基督十字架的另一面，即使这是他的洞房？如果我们与被钉的那一位坠入爱河，我们将会获得超乎想象的喜乐。我们将会获得平安，基督所许诺的平安。我们将能在他面前举起任何事物。

我们将补充基督的苦难，因为基督的身体仍在遭受苦难。我们今天的祈祷应该如此：“主，我为那些不爱你的人而爱你。主，我为那些不爱你的人而爱你。”我们应该一遍又一遍地这样重

复。

如果我们达到这一点，祈祷就会像我们心内的歌声升腾而起。爱会展现它。一旦我们与天主坠入爱河，我们甚至会爱那些我们未必喜欢的人，如撒谎者、丑陋者、劳苦者、病患者、吸毒者、杀人者——所有的人。当我们与天主坠入爱河时，我们将会接受怜悯和温柔等慈爱，因为天主本身是怜悯和慈爱。因着这些恩赐，我们开始成为拿着毛巾、端着水的人们，开始为每个人洗脚，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基督，基督临于每个人内。

“夜间……我遂起来……寻觅我心爱的，”雅歌如是说（歌 3:1, 2）。忽然间，我遇到了他，他就在此。现在，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成为我所爱的人。现在，我很容易就能够爱。祈祷从我的心内喷涌而出，就像小溪欢快地奔向江河。祈祷就是向心爱的主奔流而去。

我曾祈求……

我曾向天主祈求歌声与欢笑，他却给我眼泪。我曾祈求葱翠绿谷中的生活，充满丰收与饱饫，他却引我走入干旱的沙漠，还有只有积雪才能安家的高山。我曾祈求明媚的阳光，载歌载舞，还有可以泛舟的清澈湖水，他却给我黑夜，暗淡无星光，还有干渴领我走过荒芜之地。

但是现在我懂得，我曾经很愚蠢，因为我曾拥有的超过我所祈求的。我有圣子做我的新郎。他音乐般曼妙的声音，恰如那葱翠的绿谷及可以泛舟的清澈湖水。我的灵魂在快乐地舞动，在他与我共同分享的夜晚里，充满无限的喜乐。

一项风险事业

“父啊，”他说：“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
但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

路 22:42

总主教安东尼·布路姆(Anthony Bloom)在他的《生活的祈祷》(*Living Prayer*)一书中曾写到：“祈祷的经验只能从内在去理解，而且不能对其忽视。”

也许从许多书籍中，我们会获得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应该学会祈祷，因为祈祷是如此有趣及令人激动，以致于它是对一个新世界的发现——在此人们与天主相遇、找到通往灵修生活的道路。这是对的，但祈祷的含义远比这要深远。祈祷是一种奇遇，同时也是一种冒险。我们不能毫无风险地进入祈祷。“落在永生天主的手中真是可怕”（希 10:31）。

在“圣母之家”，我们的“静隐之所（普斯蒂尼亚）”¹及人们的许多问题都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将祈祷视为某种每个人都应尝试的新潮。祈祷必须要引领我们走向完全的降服，否则它将引领我们回归自己，别无所归。

我们所害怕的正是这种降服。追随基督诚然是一种风险事业。他召叫我们进入一种革命，但当然不是俄罗斯的革命，也不是古巴的革命，而是一种更强大无比的革命。这种革命发生在我们内心，因为天国是用强力夺取的。不要欺骗自己：一旦你与天主相遇，你就不再是以前的你。

我们该如何通过祈祷而走向天主呢？圣玛窦福音的开头为我们提供了问题的答案：三位博士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异星。首先，他们相信了。其次，他们马上出发而没有迟延。他们没有无所事事地对这件事情进行座谈。再次，他们找到了这位君王。而且，当他们到达马槽的时候，他们跪下、朝拜并献上了礼物。他们凝视基督，并朝拜了他。这就是祈祷的真谛。

灵魂的赎价

这就是为迷途灵魂所要付出的赎价么？这就是爱的钱币被抛撒出去，如鲜血滴落在石头上，一滴一滴地落下，鲜红、滚热，每一滴都历经辛劳和痛苦么？如果真要如此，亲爱的主，为了一个灵魂，请拿走全部的我。请宽恕我的眼泪，因为我是软弱的。但为了一个灵魂，我会静立不动，成为待宰的羔羊，如你一般温顺。

¹ Poustinia是一个俄语词，其意为“沙漠”，在此代表一个小房间，一个人可以独自进入守斋祈祷二十四小时以上。另请参照圣母之家出版的《静隐之所》，*Poustinia: Encountering God in Silence, Solitude and Prayer* published by Madonna House, 2000。（中文译本已经由台湾光启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其译者是梁伟德；另外，河北信德出版社也引进出版了该书——译者注）

握紧天主的手

“我找着我心爱的；我拉住他不放。”

歌 3:4

紧握上主的手，并且随时随地向他倾诉。

我们不分祈祷或非祈祷时刻，祈祷就是时时刻刻地祈祷。祈祷就是紧握天主的手。有时我们向上主倾诉，有时我们并不说什么，但是我们总与上主在一起。

我们用不着花所有的时间都跪着祈祷——我们还需要彼此服务。当然，我们需要祈祷，但我们可以在我们心中祈祷，持续祈祷，永不停止。你一直不断地为别人献上祈祷，如此一来，你就以一种奇妙美好的方式与全世界都联系起来。

当一位母亲忙于照料孩子，一位工人忙于工作，一位传教士忙于照顾穷人，他们也许会认为他们没有时间祈祷。事情并非如此，你将时间奉献给每个人及每件事，但是在你的内心，你持续不断地祈祷。你知道上主就在身边，当你忙于各种事务时，是他牵着你的手。

祈祷就是你和主之间不断进行的沟通。祈祷是你与他的对话。你不需要了解如何与天主说话，你只要做就行了。上主愿意聆听你，尤其喜悦你聆听他讲话时的沉静。我们大多数人不习惯于这种生活中的祈祷，我们更习惯于“抽出专门的时间”来祈祷的方式。事实上，我们应该时时祈祷，永不停止地祈祷。

我们能够简单直接地进入天主的圣心，爱他，敲他的门并向他说：“主，请让我进去。我爱你。对我来说，你是如此重要。”安静地，慢慢地，我们开始理解他的话语，我们的生活也开始改变。一切都变得不再与从前相同，我们一次次地聆听。天主的话语通过我们的头脑，进入我们最内在的自我。我们开始理解属于天主、热爱天主的涵义，并被天主完全拥有。

聆听上主，他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全力抓紧他，放手其它一切。与天主相比，任何东西都不再那么重要了。当天主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时，所有其它事物都自会安置妥当。

我们想认识天主。一旦我们开始与天主交谈，我们就开始了解他。逐渐地，他的意旨也就成为我们的意愿。祈祷就是进入天主的内心。祈祷就是向天主敞开心灵。从早到晚，你与天主倾谈。你会发现他想要什么，在什么时间和以哪种方式。他会以各种方式指引你。他希望得到一个朋友。上主希望你与他分享你如何看待他，并且你一旦聆听，他就会告诉你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人们往往找到我说：“我们应该如何在城市中祈祷？”祈祷来自心灵，而并非这个或那个地方。你的心总与你在一起，你不能使它与你分开。祈祷是深入内心的一个问询。静隐之所（普斯蒂尼亚）具有同样的道理。普斯蒂尼亚是否我们圣母之家的一个伐木搭建的小屋？它是否一间房屋？还是一个特定的建筑物？它是你的心。你进入你的内心，在那里你造访天主。

在城市，在乡村，列车上，汽车里，坐船，乘飞机，在矿井挖矿，整天工作，打扫，清洗，讲课，谈话，我的心总能专心事主。当你讲话的时候，你的心与主在一起；甚至你在睡觉时，你的心也与主在一起。正如圣经所说：“我身虽睡，我心却醒”（歌 5:2）。

祈祷就是在天主面前静静站立。如果你对如何静立的问题激动不已，你肯定不是真的在静立。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当我将脸转向天主的时候，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意有多安静？我是在聆听来自我的噪音，还是在聆听天主？”我们在天主面前静立，等待他的圣神。

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永生天主圣子，怜悯我这个罪人”，是一个好的开端。从它开始，其它祷文自会形成。

你是否明白靠近天主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喜乐。持守这份喜乐，时常保有它，并且用你的生活来宣讲福音。用你的全心、全灵、全意来宣讲福音。宣讲福音！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光念祷文是不够的。你必须深入内在的自我。祈祷是我生活的最终实现。祈祷是我与天主的联系，也是我和人之间的联系。祈祷也是我们以某种有形的方式靠近天主的时刻，这样，别人也能够通过看到我们的榜样而抓紧天主的手。当人们知道我们接近天主时，我们的言语和生活对他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会追随我们走向他们自己内心最深层渴望之源泉。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祈祷的生活。我们一如钻石，以许多不同的棱面光彩照人。天主已经打磨了我们的每个棱面，恰是我们的存有为主带来荣耀。我们在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中受洗这个简单事实就足以使我们成为祷文。撒扫、清洁、洗衣，在细微之事上照料我们的家庭，所有这些都是祈祷。学习是祈祷，如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生病是祈祷；健康也是祈祷。我想象不出基督徒生活的哪个层面不能成为这颗钻石的闪光棱面。

仅凭我们自己的智力，我们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只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只有在与天主的实时联系的背景下，祈祷才有意义，因为正是天主出于无限的爱打磨了这颗多棱面的钻石。因爱生爱！我们被创造也正是出于此：我们能够得与天主合一。天主并不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却使通向这合一的道路向我们敞开。这条路是狭窄的，但是其视野却无限宽阔。

有些时间是专门用于祈祷的。弥撒是祈祷中的祈祷。一天之中，弥撒是我与基督有形结合的时刻：我吞咽天主，我饮下天主，以一种奥迹的方式——我称之为神秘的方式——天主与我成为一体，我灵魂的新郎同样是我身体的新郎。在弥撒中你并非祈祷，而是经历它。它完全而绝对地涵盖你。以一种深刻的意义，你成为弥撒。弥撒是你每日与天主约会的地方。你在弥撒之中就很重要。在两台弥撒之间，即今天和明天的弥撒之间，你花时间爱意情浓地与天主讲话。我喜欢圣时，它的圣咏和读经均来自圣经，天主圣言。我们可以在圣体前祈祷，也可以在自己的私人房间祈祷。我们可以度过几天时间的静隐（普斯蒂尼亚）。拜苦路、念玫瑰经、东正教会的弗坐词(the Akathist of the Eastern Church)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礼节中基督徒们所用的祷文都是美妙的，都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最伟大的祷文之一是请求宽恕的祷文。一天中省察良心的时刻是最美妙的一刻。你回顾一天的生活，从唯一重要的角度——爱德的角度省察自己。如果你还没有宽恕某人，如果你拒绝了某人，或者对某人有恶意行为，需要向人道歉，那么你在第二天一定要付诸实施。罪恶就是罪恶，它就像我鞋中的一粒砂，它硌脚。请求天主宽恕自己所有的罪过，无论大小。向他说对不起。每一时刻都是再次开始的时刻。

啊，耶稣

啊，耶稣！我切望所有的人爱你，倾情地爱你，尤其是基督徒们。你是如此美妙，你是上主。请赏赐我们恩宠使我们能够爱你，并能使我们遇到的所有人都爱你。

论成为祷文

“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为使你们能够同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宽、广、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

弗 3:17-19

人们问我是如何祈祷的。虽然很难回答这类问题，但我尽我所能，因为我知道，用爱德华·法莱尔神父(Fr. Edward Farrell)的说法，“祈祷是一种饥渴。”我的兄弟姐妹们像我一样，对祈祷充满饥渴。

自从我六岁开始，我就与天主相爱。天主与我之间的亲近，正如一位孩童与另一位孩童之间的亲近。因为我有生动的想象力，于是我们一起做了许多事情。我们甚至一起打球。我一直想与他分享我的食物，直到我发现我不能那样做。但是，天主仍继续做我的朋友。

我缓慢而艰难地开始口祷(vocal prayers)。这些逐渐消失之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新的陆地——心祷(meditation, 又译默想)。我把这种经验比作：你去跳舞，找到了一个深深吸引你的男朋友。你会牢记并品味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的爱人是基督，于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福音，仔细默想每一个字。福音成为我挚爱的祈祷。

默想就如旧的衣服一样，也逐渐暗淡消失。现在，我穿上了美丽的默观(contemplation)新衣。生活全然更新了，似乎主自己正在向我解释一切。在默想中，是我的理智在寻求答案。现在，天主亲自来给我解释这段或那段圣经经文。在那些日子里，我完全陶醉于天主。

在“陶醉”于天主之后，人们又会迈向哪里呢？这只能用心才能够理解，用头脑是理解不了的。当时所发生的情况是，我自己成为了一篇祷文。

一个成为祷文的人是一个与天主圣言、天主的一个位格深深坠入爱河的人。当你与天主相爱时，大脑就会被心所夺。这是你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当然，我们会在考虑实际需要时，尽量使用我们的头脑。我们会清理打扫我们的房间，我们应该每时每刻地尽好此时此刻的责任。成为祷文绝不会妨碍我们的生活，只会使我们更加谨慎地，出于对天主的爱，而把日常小事做好。先前分离、批判的那部分大脑，只会不断地把信仰问题进行剖析、研究、理性化的大脑，此时已经没入你的心。这就是成为祷文的意义。

祈祷是受苦，即与人一同受苦。忽然间，毫无来头，人类的苦难就将你充满，你感觉就像死去一般。当你收听新闻时，你就是那个被恐怖分子所绑架的人。你成为那个即将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妇女。全世界的苦难都加在了你的身上。此时此刻，你不祈祷，你只是分担痛苦。这就是成为祷文的意义。

从地球的另一端传来好消息。你听到人们正在庆祝一个节日，你分享他们的快乐。你忽然感觉就如在午夜低舞。你感觉天主好像也与你一同起舞。

有时，你的内心一片空虚。你会看着自己说：“我在干什么？”你感觉自己一无是处。诱惑开始攻击你，千夫所指，犹如火舌吞吐。此时此刻，因你所遭受的疑惑，你成为一篇祷文。

有时，你会身陷地狱底层，一个人为的地狱，一个无神的地狱，不能自拔。你就是那个无神论者。但是你是出于自由意志、出于爱而进入其中，此时你的身份就是一篇祷文。

祈祷是一种运动，一种来自心底的冲击。在你人生的四分之三时间里，你会觉得自己似乎不能祈祷。当然，你不能祈祷！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天使么，能够永远地称颂天主：“荣耀！荣

耀！荣耀”？你不可能按照你自己预想的方式祈祷。

祈祷就是持续地处于天主的临在中，你会被引向它。静隐之所（普斯蒂尼亚）会更快地引你走进它。忽然间，你就知道天主一直在那里。你不能祈祷么？天主就坐在那里，对此根本就不在意。他替你祈祷（罗:26）。

当你为生活、为苦难、为疑惑，为所有这些事情祈祷时，天主就在那里。一旦天主在那里，一切也就都在那里，你也就成为祷文。当你成为祷文时，你将准备好被钉。没有人拥有受钉的勇气，除非天主已经赋予他力量，天主会把这种力量赋予那些以福音裹身、在他圣容前成为祷文的人。

在此，我们开始触及圣言成为血肉(the Incarnation, 又译“道成肉身”)的奥迹。这是一个普通、平凡、显而易见的奥迹。这是爱的奥迹。有什么事情比一个婴孩诞生在巴勒斯坦的山洞里更普通因为那里的许多人都住在山洞里？有什么事情比客栈满员暂避山洞更平凡呢？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我们能一步一步地跟随基督的道成肉身而进入人类，并且每迈一步，基于普通、平凡、显而易见的这个奥迹都会重重地锤打我们。他已经背负起我们普通、平凡和显而易见的生活，以及我们的奥迹。然而，通过将自己降生于我们的血肉之内，他已经把我们变得比他来临之前更加神秘。他已经通过他的道成肉身，圣化了我们的原本普通、平凡的存在。

天主成为人而人“成为天主”的奥迹在这篇祷文里相遇：圣子向圣父的祷文及人向其兄弟的祷文。通过圣子的道成肉身，真天主真人能够向圣父祈祷，并且通过我们在基督内的圣化，我们能够通过耶稣基督向圣父祈祷。这样，天主和人在祈祷中融合了，在耶稣基督这篇祷文中联接在一起。在基督内，人亦成为一篇祷文。

关键在于接受这普通、平凡和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因主耶稣的复活而折射出天主的荣耀。

再来看看圣事吧。受洗，在基督徒生活中是如此平凡：一个孩子，水，油，棉花，一位司铎，代父母。所有这些都实实在在可触可知，显而易见，然而，谁又能够探测到这一圣事的真正深度呢？谁又能参透受洗、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真正含意呢？

坚振圣事是一种被圣神所拥有所占据的现实。我们作为受洗的天主的孩子进入那种现实。

“看，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遣发到你们身上；至于你们，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路 24：49）。你是否意识到了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告诉宗徒们他们将要佩戴上的能力，这能力也正是我们在领受坚振圣事时所佩戴上的。这能力不只给了宗徒们，也同样给了你我。它深化了我们的奥迹，因为我们是佩戴了荣耀和能力的人们，这使我们能够明了显而易见和平凡。

只有通过信德，并且接受基督的爱的法律，我们才有能力理解这些无限奥迹的平凡性。头脑里相信和用口舌宣讲福音是不够的。福音必须要“道成肉身”：我们必须给它穿上我们的血肉，用我们的生活本身来宣讲福音。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拥有理解我们自己奥迹及天主奥迹的密匙。

我们将会成为更完备的祷文，因为当天主奥迹和人类奥迹相遇的时候，祷文就会产生。我们被赋予这种能力与荣耀，从而能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相似基督，从而能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成为通往圣父的道路。我们被赋予这种能力与荣耀，从而使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是基督的兄弟姐妹，我们也是受遣承行圣父的旨意并引领人们归向他。我们被赋予能力与奥迹，从而我们能够这样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迦 2:20）。这就是我们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奥迹。

他们问我如何祈祷

他们常常问我如何祈祷。主啊，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我自己也是你最无收获的仆人？我如何向他们讲述我最初跌倒匍匐在你让我走过的路上的尘埃泥水里？用什么语言来解释那些孤独的道路以及道路上灰干的尘土和黑黑的泥污？我应该如何讲述路上度过的黑暗寒冷的日日夜夜？我如何向他们解释无尽路途中处处的苍茂绿树，而你伸开双臂被钉其上即将死亡？

用什么语言来解释，当你将我从这千条苦旅上召回，你又使我陷入人的噩梦中，我哭泣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贫穷和他们的贫穷，于是我哭泣了，为我的罪恶和他们的罪恶而哭泣，也为你无以报答的爱而哭泣。

也许今天你会教授我使用什么言语来告诉人们，现在我知道，而且我也为一切赞美你——这千条道路、它们的黑泥和灰土、它们的令人麻木的痛楚、眼泪的恩赐、满目的贫穷……但最重要的，我为看到的每棵苍茂绿树赞美你，也赞美你出于对我们的爱而被钉其上即将死亡。

牧人的笛声

“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路 24:32

你是否在苏格兰或耶路撒冷听到过牧人的笛声？笛声是那么迷人，那么不可抗拒，你情不自禁地要循着声音，看它来自什么地方。善牧的笛声一直要响，如果我们掩耳不闻，生活会变得十分痛苦。圣母之家诚然是一种音乐使徒工作。我们聆听善牧的笛声，其它所有音乐都是它的回声。

圣母之家使徒工作的故事是祈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涉及到祈祷。我们的故事涉及到两个词：“fiat”（let it be done, 愿其成就）和“alleluia”。说 fiat 就是对天主说是，而这个“是”常常是痛苦的。

如若没有恒常的祈祷，我们是不能活出这两个词的。单凭我们自己活出它们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却一直是人类所面对的最大诱惑。各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建造我们的巴贝尔塔，期望能够到达天堂（创 11:1-9）。每一天，每一时刻，我们都在拭亮相同的那个古老的苹果，奢望我们也许能够像天主一样（创 3:4, 5）。因为这种深植在我们人的堕落本性之内的奇怪趋势，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聆听并实践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作”（若 15:5）。

虽然这些话语是在两千多年前说的，但它们仍然还没有洞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不愿意接受它们。“不！”我们抗议，“这不是真的！没有你我也能作很多事情，你看着就好了。我能够赢得你的同意、你的恩宠、你的救恩——你没有必要总是给我恩赐。我并不想承认你是万物的创造者。我想投入我自己的一点价值。”

我们可以投入我们的“一点价值”，甚至更多，但前提是我们意识到，如果没有天主，一切都不可能。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点，我们就能给他成百上千元。正如圣保禄所说的，我们能够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哥 1:24）。我们能够“等待上主”（咏 37）。我们可以允许完全依赖的观念充弥我们的生活，直到这二者相融，无法区分，就如在沸水中溶解的砂糖。

祈祷就是我完全地相信天主是我的创造者。我是他的肖像、图标，没有天主，我什么也不能做。祈祷就是我承认真正的自我：一个被救赎的罪人，可能在任何时刻与天主绝交，甚至可能因为绝交而狂喜。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祈祷成为我的一种基本生活需要。

我们总会不时地感受到一种奇怪的、无法解释的不安。我们有不安的双脚、不安的内心——怨毒、烦扰、拒绝别人、寻而不获的内心。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探寻，感谢天主！然而，我们常常满足于那些并非内心真正期望的东西。

那么，我们真正寻找的是什么呢？

要小心，不要将这种愿望与对性和婚姻的欲望混淆起来。性是强有力的，婚姻对那些被召度婚姻生活者来说也是奇妙的，但是从根本上讲，这些并非是我们真正寻求的东西。这会引我们走入旁路，困惑我们对问题实质的理解。我们以为，与别人的结合能够引我们走向与天主的结合。这是可能的，只要天主愿意你结婚，但别自欺欺人：婚姻能够自动将你引向天主。你必须如独身者、神父、修女或度其它任何召叫的人一样，经历精神上的艰苦、物质上的褫夺、自我的死亡。

与天主结合之路没有捷径，除非天主自己提供这条捷径。偶尔地，他会这样做。有时候，

他确实会攫得一个灵魂。圣杰曼(St. Germain)这个未曾受过教育的牧羊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伯纳黛特·苏必鲁斯(St. Bernadette Soubirous)是另外一个这样的例子。天主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工作。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必须经过一条与天主结合之路。唯有他能够消解我们的饥渴，平静我们的烦躁。

祈祷就是人那种与天主合一的热切愿望。这是一种缓慢的发现——为了能够实现这种结合，我们必须完全放弃自我。所有这些都包含一种深层奥秘，而我不善于解释奥秘。我等待天主来解释它们，如果天主愿意的话。否则，我接受这些没有解释的奥秘。耐心是密匙。

经年累月之后，我们会意识到与天主结合的代价。圣经中的求爱与婚姻的形象就此向我们提出警告，因为爱与婚姻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痛苦。虽然我们时常不用这样的方式思考，但它确实就是如此。我爱上了一个人，三个月之前我还不知道他的存在，而现在我极为他担忧，因为他正冒雨驱车前往芝加哥。在认识这个家伙之前，我很平静，但当我与他进入这种爱的关系的那一刻起，痛苦就开始了。我甚至不需要等到与他结婚，痛苦就已经开始。

假设你已经结婚，你满怀梦想，之后你怀孕了。每天早晨你都呕吐，你不能做饭，你开始讨厌这整个情形。当然，你很高兴你将会有一个小宝宝，但是今天你却苦不堪言。孩子终于降生了，之后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小孩又哭又叫。你没钱请临时保姆，所以你不能与丈夫外出。你被完全束缚住，困在家里，你的努力所换来的是孩子的哇哇哭声。你爱这个小宝宝，但你真希望他已经上幼儿园。当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又十分担心他过马路或从其他孩子那里染上麻疹。当他长大一些的时候，你开始担心所有可能发生在十几岁孩子身上的事情。之后，你开始担心他的婚姻，以及他的孩子。爱就像如此。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痛苦。但是，无论我们的生活轨迹如何，天主都会使用痛苦这种方式教授我们如何祈祷。如果我们对天主回答“是”，精神上所经历过的一切，以及促使我们成长的所有事情都会带我们走近天主。灵修上的成长未必来自我们的作为。有时，它会仅仅源于我们坐视我们曾经努力追求的东西变得一塌糊涂，或者看到似乎是天主的工作走向失败。除了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你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这曾在我身上发生。今天我对此看得清楚多了，但当时我却很模糊——那是天主真的将我举起时刻，并且对我说：“现在我给你所追求的结合。我十字架的另一边是空的，来吧！钉在上面吧！这是我们的洞房。”

对于这一邀请，我们的回应只能是“主啊，帮助我！我没有勇气爬上这个十字架。”

天主不仅赏给我们信赖和求助的恩宠，他还引领我们走向他。他自己的愿望将我们吸向他，直到双方的愿望结合。人的祈祷和天主的愿望在一个短暂的瞬间结合，这只会激励我们期待更多。它是对我们所追求事物的浅尝辄止，它能给我们勇气，对即将来临的下一个绝境说“是”，这一绝境也即通往十字架结合的另一个跳板——那位木匠曾为我们每个人都单独示范过。

祈祷就是对那种结合的饥渴，这种饥渴从未离开过我们。它通过我们的每次心跳而进入我们的血液。除了天主，没人能够满足这种饥渴。这就像我们整个身体都踮在我们的脚尖上，我们的双手向上伸出似乎要触到宇宙。祈祷的行为，恰如爱的行为，需要运动与努力。就如你不会像机器人那样去爱，你也不会如机器人那样祈祷。祈祷是运动，你要伸展、寻求、拥抱，这一切都是为了再次寻求：“我给我的爱人开了门，我的爱人却转身走了”（歌 5:6）。

祈祷好像是走向一个深渊，你低头向下，不能看到底，因为原本就没有底。长久以来，你在边缘挣扎，几乎要跳下，却又退了回来。在某些时刻，这种饥渴变得十分强烈，你纵身跃下，跳进深渊，却发现这里并没有深渊，只有天主，还有天主对你的深厚的爱。你在他的臂弯里休憩小歇。之后，因为他爱你，他似乎会躲避你，这一切只为使你再次上路寻求他。

祈祷是一种恒常的运动。令人奇怪的是，它是一种回归自己的运动，因为圣三就驻在自己内。这就是为什么褫夺必须来自我们内在，因为将我们和天主分开的阻碍永远不会来自外面。

“不是从外面进入他内的，能污秽人，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谷 7:15）。褫夺就如拿着一个扫把进入内心，清理任何阻碍我们与天主结合的东西。如果我问自己什么是乐园，我认为它一定是这样：认识基督，他总驻在我内。死亡将打破我和驻在我内的圣三之间的障碍，到那时，我会知道，我过去总是与天主结合，他总与我在一起。

然而，我不必等到死亡，我并没有试图摘得某颗遥远的星星。正如圣经的《申命纪》所记载的：“它不在天上，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上到天上，给我们取下，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它也不在海外，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到海外，给我们取来，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其实，这话（圣言）离你很近，就在你嘴里，就在你心里，使你遵行”（申 30:12-14）。我尽可能满怀信德，天主现在就驻在我内。天主就在我内；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热爱自己。

关闭的门

我用我的灵魂去敲打人类关闭的心门，直到我的灵魂变得伤痕累累。主，你曾带我进入你的酒窖，在那里你给我饮无比宝贵的美酒。对我而言，那时我正躺在你的臂弯里，靠在你的心旁休息。

你曾像斑鸠一样唱着情歌，来到我们的土地。然后，你命令我起来去寻找灵魂。“正是为此，”你说，“我将最好的美酒给你喝。正是为此，我让你听到我的心跳——这是真实生活的爱。”

现在我置身此方，受着火的煎熬，远离你，也背井离乡。我不能听到斑鸠的歌声，周围黑暗如漆。然而，我深深地知道，你将我流放，是因为你爱我。然后，你给我力量，并非让我回头，而是让我大步向前，相信你的旨意之风会带我飞越地极。

我生活，我存在，将我的存有置于天主无声的话语中。我被包围、被充满，沉浸于音乐的海洋——天主的歌声。我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所有歌声的回音。我是一个游吟歌手，虽然没有齐特古琴或吉他，但永远向所有靠近我的人们咏唱无声的歌。我该如何生活和回荡这个音乐的海洋呢？唯有沉默！

火焰与泪水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

若 14:1

我常常就圣像卡片展开默想。昨天，我遇到了一张，它将祈祷视为火焰与泪水。在我看来，这也就是祈祷的内容。当你问自己祈祷来自哪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来自你的心里。如此看来，心也一定起火燃烧，而且充满泪水。我放下这张，拿起了另一张，这张卡说：“怀有信赖的人是天主恩宠的盗贼。”于是我继续就它们展开默想。

这里的火是天主的爱火，眼泪未必是自责的眼泪——它们可能是感恩的眼泪。它们在我们内形成一条河流。

为了能够发现此类祷文，我们必须愿意深深内视，因为表面上的闲逛并不会带领我们到达任何地方。我们必须深入到祈祷和降服并行存在的我们内心的那一层面。

热火与眼泪的祈祷在沉默中发生。正如心内的所有事情，它静静地发生。我们用自己有些滑稽的小方法向天主讲话，试图告诉他我们爱他，我们对祂充满爱火，并为祂降生成人而感激涕零。天主听而又听，没有人能够像祂那样聆听我们。祂用祂自己的全部存有聆听我们，因为祂是那样地爱我们。

有时候，我们的祈祷并不会到达天主那里，它不能上达于天主是因为它没有植根于现实。天主创造了现实，他自己就是现实，而祂所期待的我们的祈祷才是真正的祈祷。总主教安东尼·布路姆（Anthony Bloom）在他的名为《开始祈祷》（Beginning to Pray）一书中很好地指出：“当我们试图成为非我的时候，我们就无话可说，或者说，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成为一种虚构的人格，一种不真实的临在；天主是不能达到这种不真实临在的。”

真理就是爱。我们虽然祈祷，但我们没有彼此相爱。我们没有爱我们的邻人。我们甚至连自己都不爱。我们不爱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没有准备好交出自己的生命而成为殉道者。我们只是对这些事情夸夸其谈，却并没有去做点什么。于是，尽管我们的祈祷会为泪水所浸泡或燃烧着烈火，但也不能到达天主那里，就像被一堵砖墙所阻断。

为了能使我们的祈祷植根于爱，我们必须愿意公开面对冲突。在圣母之家的任何分支，当有人彼此生气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聚到一起，把问题谈开。他们必须愿意这样说：“你听着，我很生气。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心里的真实想法。”他们也必须愿意对这种开诚布公承担后果。另一个人也许会叫喊着说出真相：“你生气，因为你想要人们的注意力，而没人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在圣母之家以外，结果可能比这还要激烈极端。我们的召叫就是毫无畏惧地说出我们必须说的话。作为人，也许我们会害怕，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讲真话。如果我们讲真话，人们不仅会信任我们，更会信赖我们。

当我们试着在依顿公司（多伦多当时的一家百货商店）组建工会时，一切都是关上门秘密进行的。“这不好吧，”我对其他雇员说，“我们必须就此直接面对他们。我们不能这样突然地就建立一个工会，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干什么。”可想而知，有人对我说：“如果你那么聪明，你去告诉他们好了。”我真地那样做了，当然我失去了工作。后来，依顿公司内确实建立了一个工会。

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我们都必须直接面对事物。我们必须直接面对我们的丈夫或妻子，

直接面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通过试图隐藏我们的怒气，我们什么也不会完成。只要我们不能直接面对问题——如果是我们的错，我们就承认；如果是别人的错，我们就叫他澄清——那么将会是一个含糊的世界，在我们和天主之间也会缺少真理。

或有意或无意，我们能够很深地伤害彼此。否则，天主为什么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人呢？我最坏的敌人可能不是共产党，很可能是你。我也可能是你的敌人。有时候，你也许都想要掐死我。我们的召叫就是真理，我们的召叫就是宽恕，但我们的召叫也是成为十字架，供别人被钉。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这一点。

“怀有信赖的人是天主恩宠的盗贼，”圣像卡片上如是说。我们必须彼此信赖，我们不能躲到角落里咕哝。这种咕哝好像对别人背后下刀子，它能冷漠地使我们停止祈祷。讲真话是可怕的事情，而信赖则更为可怕。但是，我们的召叫也正是如此。我们信赖，因为天主本身也信赖不值得信赖的人们。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他也信赖你我。

祈祷由火焰与泪水组成，这就是我们献给天主的。我们献给他我们的爱火，还有泪水的河流——那些出于感激的泪水和在痛苦的黑暗中所流的泪水。如果我们活于真理之中，那么我们的心将会获得平安。经过真理之火的洗礼和那清除我们心内垃圾的泪水的涤荡，我们的祈祷就会如熏香一样升到天主的面前。我们将像基督那样祈祷和生活。

冲击安宁

陈旧的信德，将死的望德，
冷酷的爱德，一切都是交易。
现在谁还要安宁以及它的全部艺术？
很快它就会停止，我们现在举心向上！
祈求危险，祈求荣耀，
恐惧与欢笑，
生活恰如暴风中和阳光下
一个传奇。
赐予我们幡然的觉醒，
一次激烈的摇摆，一次彻底的震撼，
因为我们必须受到尖锐的刺激，
我们的灵魂随着腐蚀的墨汁生锈。
主啊，在写作之后，我们向你祈祷，
求你赐给我们一柄利剑，一场战斗。
赐下危险，赐下荣耀，
恐惧与欢笑，
死亡恰如暴风中和阳光下
一个传奇。

祈祷的精神

“我们的天主是吞灭的烈火。”

希 12:29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作我们的住所”（若 14:23）。我们并不能理解耶稣这些话对千千万万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什么意义。在全世界，每天都有人出生和死亡，但谁知道他们？谁记得他们？圣咏作者写到，人的生命“像刚出生的嫩苗青草，早晨虽然旺盛繁茂，傍晚割去即形枯槁”（咏 90:5,6）。基督的话对这些人隐蔽而未唱响的生命具有什么意义呢？

“我父和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并要在你们那里作我们的住所。”除了我们的洗礼，除了那一直维持我们的圣体食粮，除了忏悔圣事中的心理肯定和宽恕的灵修现实，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基督向我们保证，天主圣三驻在我们内。这是信德的精华，基督徒生活的本质，恰如清澈的喷泉往复回归的起点。

我们谈论我们不够格的感受。我们怀疑自己。我们感觉自己永远也不会成就任何事情。这还不是那么严重。但当我们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充满了罪恶、患有任何心理医师都不能治疗的自卑情结的时候，那时我们又该如何进入我们自己，甚而相信天主居住在我们内呢？我们必须从内心摆脱那种罪恶感，就像我们抖落干净我们的地毯一样。

我们必须拿一个扫把，将我们心灵内的蛛网扫掉。天主已经在我们内住下，他的话语是如此清楚、精确、简洁：“我父和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并要在你们那里作我们的住所。”他只是说：“我们会到那儿来的！”天主爱我们，并非因为我们是美善的，而是因为他是美善的。

生活的真谛是天主圣三居住在我内，并且这种心路旅程会越来越深地走向一切生命的源泉。无论你有何等美丽的想法，圣神对你何等的感动，他们都是水桶中的点滴，而整桶水又汲取自你内的无限的生命海洋。

天主是运动，天主是创造，而创造总是运动。天主是火，是爱火。天主是风，是降临到宗徒们头上的圣神之风。他不是那种破坏的风，却是从酷热中解救我们的风，也能将我们卷起，带我们去飞翔。所有这些都是象征性的。我们之所以说天主圣三是火、是风、是运动，是因为圣三是一个用我们的心智所不能理解的概念。只有通过圣三第二位耶稣基督的恩宠，我们才能进入圣三的奥迹，才能进入火焰的中心，才能进入风眼。

我们每天通过我们心路旅程而进入圣三。在那里，我发现居住在我心内的天主。我马上张开双臂，用这种更新的生活拥抱我的兄长。我接近天主，我接近你，作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我应该是一个十字形。我举起你，带你走，并非要进入我自己，而是要向上，我将你举向圣三。

托尔斯泰(Tolstoy)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向圣三祈祷的美丽故事。² 有一次，俄国的一位主教视察他的教区。在那个教区有一个被人遗忘的小岛，没有人登上过该岛。当这位主教听说岛上住着三个隐修士时，他觉得应该去看望他们。无论如何，他们处于他的监护之下。到达该岛之后，他找到三位老人，他们不断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你三，我们三，求你垂怜！”这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祷文。

“你们是隐修士么？”主教问他们。

² 见列夫·托尔斯泰的《三个隐修士》(The Three Hermits)。

“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回答，“我们来此，就是通过纪念他是三位、我们是三位，来赞美天主。”

主教对此有点担心，开始教他们念天主经。他们非常勤恳，经过一整天的努力之后，他们终于学会了这段经文。主教降福了他们，然后上了自己的船，劝告他们要记住这段祷文。

当主教的船出海航行的时候，有人惊呼：“快看，那是什么？”

水面上有光向他们漂来。当光靠近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三位老人在海面上踏浪疾行。到达船附近的时候，他们向主教喊到：“我们的父啊……我们忘了你的祷文，于是我们来重新学习——就从那儿教起吧！”

主教画了一个十字圣号，对他们说：“不用我教你们，你们自己的祈祷将会上达天主，请为我们罪人祈祷。”他向三位隐修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三位圣人转身踏浪而归，当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茫茫海天之间的时候，船上的人们仍能听到他们的歌声：“你三，我们三，求你垂怜！”

天主自己是老师，恩宠按其本性而工作，但我们也将自己直接向天主开放，能够以他所期待的方式认识他。

在某一时刻，天主会召叫你。这就好像他在音叉上调出一个音符，然后在你的心底回荡。它也许在纽约哈莱姆区的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响起，或者发自遥远的山区；它也许在火车或飞机上回响，或者在喧哗的纽约地铁里共鸣。但是你能清晰无误地听到它，“现在！”它说，“现在！起身出发！”去往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去和这个人或那个讲话。起身，行动起来，写这本书或文章。起来，与你的邻人和好。起身，沿着我已为你准备好的道路前进！

你最后想做的事情是起身出发，因为当天主召叫我们的时候，他通过苦难洁净那些他所拣选的人。如果你跟随他，你可能被人吐痰或被人用石头砸。你可能被叫做“白肉”（译者注——white meat, 污辱白人的意思），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在南方腹地（译者注——Deep South, 美国东南部一个地区，通常包括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娜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宣讲种族正义的时候，我就获得过这个称号。但是当你听到天主召叫的时候，坐着不动比起而遵守更为痛苦。这是约纳、耶肋米亚以及许多其他先知的经验。

在你内会产生大混乱，你会感到好像被分裂。这是你心内旅程的开始，在此刻，你会意识到，圣三就驻在你内，也驻在你之外。这是一个祈祷的时刻，并非冗长的祈祷，也非你我或许能够理解的那种祈祷。我甚至不指圣体圣事，我指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一种更为简单的东西。你听到天主召叫的一刻是认识、接受和深度开放的一刻。在这一刻，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意识到，我们是受造物，是天主召叫了我们。是爱召叫了我们，天主是我们的爱人。他召叫我们实现我们每个人深深企盼的目标：过一个结果实的生活。

不果实是我们的最大不幸。还记得无花果树的比喻么（路 13:6-9）？天主赐予我们结果实的能力。他赐给我们一个超越想象的结满果实的生活，因为他赐给我们帮他建立他的国度的可能。那个国度是什么？它是你和我，也是吸毒的女孩、街头的酒鬼。他的国度是跛足者、失明者、孤独者、失业者、富足者和贫穷者。它涵盖所有种族。它是整个世界。

我们期待生活中有丰功伟绩，而天主却要求我们渺小卑微。要想经过通往他的国度的那道门，我们必须双膝跪下。这是一种悖论，但如果我们真那样做，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姿正在变得伟岸，因为“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 2:9）。

这是一个选择的时刻，众多选择中的一个，因为我们被召叫每日做出选择，直到我们离世。对于这种吸引我们的力量，我们有完全的自由，弃而不选。对于那种要求我们完全降服的爱的

纽带，我们有自由解开。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们说不，天主的爱除外。

于是，祈祷变得非常简单：“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谷 9:24）他习惯于那种祈祷。很多情况下，这种祈祷甚至没有大声发出。它是几个字的呼喊，一种痛苦的呼喊，一种寻求帮助的呼喊，一种要求澄清的无言呼喊。在这种痛苦、悲哀，有时或是喜乐的呼喊背后，是祈求：“帮助我继续前进吧，无论你想让我去哪里。”“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若 20:29）。当我们向驻有天主圣三的内心前进时，我们的信德就会成长。

有时，我们很难进入这种火焰、运动和风。我们变得懒散，我们似乎并不在意。祈祷开始变得毫无意义。日子开始变得晦暗和机械。我们倾向于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换言之，你也可以说这种痛苦是一种补赎，一种对于宽恕的请求，甚至是一种债务的清偿。这种痛苦并非毁灭性的。相反，它能解放我们。这是天主所允许的，以便我们在信仰之山上继续前行。它是我们祈祷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心路历程的一部分。

祈祷是和天主接触。为了能够实现这种接触，我们必须打碎我们内崇拜的偶像。直到我们开始这种向内的心路历程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此类偶像有多么繁多。我们必须为自己拿一把大锤来一个一个地把它们击碎，以接近天主圣三的火、风与运动。我们趋向于抓紧这些偶像，害怕承认它们存在于我们内，并且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已经在对它们进行崇拜。它们必须要被打碎，它们就像大石头一样拴在祈祷的风筝上面，甚至圣神都不能搬动。

为了放飞我们的祈祷，我们必须停止遮掩我们的面容。下一步，我们必须展开双臂，而成为十字的形状。现在，我们把自己呈现给别人，将自己暴露于他们的目光之下。这种自我剥夺对应着基督的自我剥夺：当他降生成婴儿时，他的剥夺就已经开始，并且逐渐增加，直到后来他被剥光衣服，他的身体被悬挂在十字架上，成为他对我们无限大爱的标志。

这就要求我们深深地进入人心。除非我们受到邀请，我们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除非我们愿意向别人呈现出自己，我们是得不到邀请的：“我知道你在经历地狱般的苦难，我已经经历了。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感受，因为我有类似的经验，尽管可能没有你的深痛。”现在，我们和别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但是如此暴露自己、昭显自己的灵魂却非常非常困难。这就好像把通向我们最内在自我的门打开，也如授予别人通往我们心内天国的钥匙。这是一片无疆界的土地。我把通往我内心的钥匙交给你，并对你说：“请进！”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以这种方式打开自己呢？我们愿意完全、彻底、无戒备、不操控、也不行使我们自己的意志，而留意天主的音义，去爱主爱人么？那篇被天主召叫与之相爱的受造物的祈祷文，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要诵念了呢？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必须这样回答：“主啊，没有你，我做不到。请教导我如何使信德成长，教导我如何去爱，教导我如何祈祷。”

天主是爱，而且我们的宗教就是天主与人类之间的一种爱恋关系，它的真谛就是信德。“我确实相信，请帮助我的这个小信德。请赐予我更多的信德，好使我能结出热爱、慈悯、平安、正义和真理的果实，为了这个世界，也为我自己。主，请帮助我使我的信德成长，因为信德是这一切果实之父。”

如果黑暗过于漆黑，痛苦和困惑过于巨大，向神父求助。除了祝圣圣体及其它的圣事之外，神父的一个基本职责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增加信、望、爱三德。因此，当十字架变得过于沉重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庇护。让我们这样要求他们时不要犹豫，因为这样做，我们能够使他们实现他们的真实定位。

对我来说，祈祷总是聆听。一直以来，我都热切盼望聆听天主。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常常在铺满野花的小山丘上跑，我妈妈会这样问我：“你去哪儿了？”

我会回答：“去山上了。”

“你去干了什么？”她想知道。

“我去听天主讲话了。”

“你怎么听呀？”

“很简单呀，”我说，“你只要躺下就行了，风吹过野花，它们前后摇摆，天主就这样讲话。”

当时我还很小，想象力也很丰富生动。但是，如果你保持聆听天主，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他的，这就是一种奇遇。现在，每当我早晨起床，我就开始聆听，一直伴随我整天。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一种奇妙的平安就临到我。我写信、整理人们的捐赠、读书、与团体内其它成员聊天、和访客交谈。有时候，人们的感觉不是很好，心怀怒气与恼火。声音变得刺耳，如雷声在我头上滚动。但是，我还是微笑，并仔细聆听，答案自然会出现，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有平安，天主的平安。身处混乱之中，这种内在的聆听会带来平安。从人性的层次，我也许会对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愤怒，但它只是海洋表面的风暴。三百英尺之下，一切平静。人也这样。狂风暴雨袭来，只要里面有平安，一切都会过去。这是一种参与基督苦难的方法。

在所有这些当中有一种极大的喜乐。在某一特定时刻，就在某一瞬间，这风会向你疾驰而来，将你卷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火的核心。这火不会灼伤你，不会烤焦你。它是暖和的、温柔的、爱抚的，当你从那火出来的时候，你被洁净了。你忘记了你的不够格以及你的软弱，因为你知道，它们对天主不重要。他不在意你是否完美。他只是想让你进入那火来爱他，将你的爱融入他的爱，直到你自己成为那火的一部分，直到一切都被那个火花点燃。“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他说，“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路 12:49）！

我是什么？

天主啊，我是一块石头，让你用火焰在上面刻字么？如果是这样，那未经创造的一位，请给我力量承受你的火焰。

我是那些普通的砂砾，让你可以再次在上面点燃那燃烧的荆棘么？如果是这样，那未经创造的一位，请给我力量承受你的火焰。

我是一片海洋或是一个大湖，让你的人性之脚可以再次踏行其上而留下燃烧的足迹么？如果是这样，那未经创造的一位，请给我力量承受你的火焰。

我是十字架下的那一方泥土，让那从你炽热圣伤滴下的宝血将其烧尽么？如果是这样，那未经创造的一位，请给我力量承受你的火焰。

你是否期望所有这些您倾注进我灵魂的火焰去点亮和温暖别人？如果是这样，请告诉我他们是谁？或者你希望我用对你的唯一之爱燃烧我自己？请讲话，亲爱的主，请讲话。否则，你的石头、你的砂砾、你的海洋以及你的泥土将在你无限的热望之火中死亡。如果是这样，那未经创造的一位，请给我力量承受你的火焰。

祈祷与承行天主的旨意

“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
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

玛 7:21

有时当我听到年轻人说：“天主告诉我做这事、去那里，”我很是担心。有一次，一个来访的女孩对我说：“我没有去洗衣，因为圣神告诉我，我应该去散步。”

我绝少听到天主这样迎合我自己的意愿，或根据我自己的需要和渴望来对我讲话。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怎样才能确定地说他正在承行天主的旨意呢？当然很容易用这样的话来回答：

“这些都是我在祈祷中领受到的，”或说“这是我下意识地得到的，”但是，除非经过别人的核实——一位中立者和一位司铎（最好是这样）或者某位通晓灵修生活的人，否则，这种陈述只会流于虚假错误。

我相信天主在各处启示及吸引人们，但这种启示与吸引在结合人们生活境况的情形下才有意义。有一位女士曾写信给我们问她是否能够加入我们的团体。她确信她有一种从事“平信徒使徒传教”（lay apostolate, 又译平信徒使徒工作。在这里，作者所建立之团体也是一个“平信徒使徒传教”团体，有别于平信徒和修会神职团体，似介于二者之间，其团体成员亦守贞洁愿——译者注）的召叫。最后我们发现，她有丈夫和五个孩子——在这种情形下辨明天主的旨意并不需要太费周折。

今天，年轻人想去朝圣，我非常赞成朝圣。我母亲曾经做过朝圣，她热爱朝圣，甚至乐意步行两百多英里去朝拜一个圣殿或圣地。但是朝圣远不止听从自己的内心催迫、站起来就走。首先，孩子要有人照管，其次，必须是我父亲出门、不需要我母亲在身边的时候，再次，家里必须秩序良好。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她都不会出门朝圣。天主向我们讲话，但我们听到的必须要与我们的责任和特定生活方式对照审视。

天主指引我们的生活，他通过十诫来指引，尤其通过他的爱之律：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全灵爱他以及我们的邻人，就如爱我们自己一样（路 10：27）。“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他说，“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若 13：35）。他要求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并为彼此舍弃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如此做了，我们当然得到了天主的指引。

圣女小德兰的圣德都到了如此一种地步：她甚至听从那些误导她的人。她去向教宗求教如何辨别自己的召叫，在那之后，她才进入圣衣会（又称加尔默罗会、圣母圣衣会）。进入之后，她发现她的长上并非是一个很讨人喜爱的人，但她完全听从于这位长上。在修院里，她对修院规则的遵守非常彻底，即使她正在写字的时候，修院的钟声响了，她会马上放下笔，甚至不把写了一半的字母写完。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我想要变卖自己的一切，走向穷人，然后独自住在他们中间，居于市肆的一个“静隐之所”。当这个念头刚冒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向一位神父请教这件事。就此事，我也请教了许多位神父，他们都不鼓励我这样做，说：“你有一个儿子，对他来说，你既是母亲，也是父亲。”他们告诉我，我所认为来自圣神的启示实际上是来自撒旦的诱惑。其中一位神父建议我晚间在床上洒圣水，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事实上，我洒得太多，把床铺弄得太湿，只好睡在地板上。

这些神圣神父们的辨别结果都是错的，但最终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曾尽力接受他们给我的建议。但我就是不能避开来自圣神的压力，曾几何时，压力如此之大，我几乎不能忍受。我该怎么办呢？我父亲曾经说过：“你如果陷入一个困难境地而不知该如何抉择，向主教求助。他是你的灵魂之父。”于是，我求助于多伦多总主教奈尔·麦克奈尔；他允许我做一切应做之事。

如此，我们的传教团体从构想开始就经过服从听命的封缄。我从未违背过任何主教或教会。一位来访的主教曾经说过：“我听说，凯瑟琳曾经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有一件事她从未动摇，她服从教会的训导权。”这是确实无误的，人们指控我犯过书中所提所有罪过，但从来没有人指控我不听命于教会。

我不能将祈祷与听命割裂开来。天主听命至死，如果我不听命，那我如何向他祈祷？我的兄长基督来到世上承行我天父的旨意，我也必须如此做。我必须通过经历痛苦、被遗弃和被误解来做到如此。今天，天主兴起许多诚心渴望祈祷的人，但是如果人们祈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天主怎会聆听呢？虽然我不能判断别人，但在这点上，我站立主前，满怀敬畏，颤栗不已。我感觉与天主很亲近的时刻，恰是我知道他很骇人、很令人生畏的时刻，于是我俯伏在他面前，深知自己的虚无。

我们倾向于用极大的力度来为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东西祈祷，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为天主所想而祈祷呢？通常，当我们想要某种事物的热望冷却的时候，我们的祈祷热情也会随之消散。因此，重要的是，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应该随着天主旨意的潮流而行，而不要逆流而动。即使当我们为我们所至爱之人祈祷的时候，这也是正确的。

当我的丈夫艾迪遭遇车祸、我急着赶向他的时候，我热切祈祷他会安然无恙，但是在我心中，我每时每刻都会迫使自己加上一句：“如果那符合您的旨意！”如果当时天主要把艾迪带回天乡，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我必须欣然接受。我已经准备好承行天主的旨意，顺其流而行。

基督徒最伟大的行动就是承行天主的旨意。我如何知道天主的旨意呢？我如何知道哪些念头属于我自己，哪些来自天主？为了能够知晓他的旨意，我必须学会如何聆听他。这只能通过祈祷以及神师（spiritual director，也译灵修导师——译者注）的指导来实现。

努力将聆听视为祈祷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你祈祷，你听到天主柔和地与你讲话，声音并不是大声说出，却在你心底深处。如果你仔细聆听，你会开始知晓他对你的旨意。天主想让我们承行他的旨意，而且他将自己不断交给我们，以使我们可以追随他的芳踪。

因为你与天主坠入爱河，所以你可以像对待恋人那样与他相处。为了能够发现他的想法，你可以与他交谈。你想如他所建议的那样行为做事，那么你就聆听他，你就会知晓。天主讲话的声音极其轻柔，但他确实讲话，而且他会让你知道他希望你做什么。

你会承行天主的旨意，那将是非常美妙的事情。按照天主的想法做事是真正幸福的事情。有时，他的旨意会带来痛苦，但它也会给你带来欢乐。一切来自天主，一切也在我们的心中回归他那里。通过祈祷和行动将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主是基督徒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内，我们会发现如此巨大的喜乐，以致我们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会得到全然的改变与升华。我们会发现自己正生活于一种新的现实之中。

聆听，这样你可以听到并理解天主想要你做什么。静静地聆听天主并跟随他，你将充满喜乐。你也会充满痛苦，但那没有关系，因为“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若 16：20）。

如果我们降服

主啊，你的方式是多么奇怪。在绝望的边缘，你生发爱情。如果我们向此刻的义务与责任

降服，我们将在其内发现极大的喜乐与美善。

我父之家

“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决不能进去。”

耶稣遂抱起他们来，给他们覆手，降福了他们。

谷 10:15, 16

许多人相信，任何事情都要经过大脑的过滤才行，此过程一旦完成，他们就转向天主说：“主啊，你看，我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件事了，现在我决定这样去做。”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居然要求天主来符合我们的决定。我们胆敢相信，我们的理智甚至偶尔会与天主的理智相匹配。但是我们的行为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在内心深处，我们害怕，如果我们把事情交托给天主，我们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对的。

永远不要忘记，光凭自己，你什么也做不成。任何召叫的本质都是祈祷。我们祈祷以知晓天主的旨意，然后完成它，因为耶稣说过：“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若 15：5）。那么，祈祷到底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祈祷就是弥撒，在圣体祭献中，我们朝拜天主并归荣耀于他。与天主交流，我们就与整个世界交流。除非与天主沟通，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当我们领受天主的时候，我们就能与人沟通。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基础。

在领洗的时候，圣父、圣子和圣神就会进入灵魂之中。圣三居住在我内，我能触摸天主。即使只是一个婴儿，我亦迈出了我与天主融合的第一步。或许有人会说：“有些人被召叫走向成全，有些人则不是。严规熙笃会(Trappists，特拉比斯教会的修道士：熙笃修道会的主要一支的成员，以苦行和发誓沉默为特征，1664 年建立于法国西北部的拉特拉比斯修道院——译者注)是，但在俗司铎（教区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住在某个团体中的神父——译者注）则不是。修女们是，但平信徒不是。”事实上，整个世界都被召叫通过活出福音而达到一个成全的境界。凭靠领洗的力量，每一个人都成为了默想祈祷者，因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灵魂内承载着天主圣三。

祈祷是爱。让我们试想一个舞会。在舞池中也许有五十个人，但是你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一个女孩，她的目光与你的目光相遇。从那一刻起，对于你们二人来说，别人都不再存在。这个女孩回家之后还禁不住回想你对她所说的每个字。“多棒的家伙！他说我的眼睛比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要蓝澈。”她在做什么？她在默思反省她所爱之人的言语。

默想就是如此简单。你不必坐在天主面前，哼哼唧唧，绞尽脑汁地想着到底该跟他说些什么，自然就好了。“圣母之家”的一位神父告诉我们早晨进圣堂时不要担心默想。“你所要做的只是在那里，”他说。“如果你的感觉像睡觉一样，就这样好了。这种默想方式并不坏——就好像走进父亲的家，在你兄弟的床上伸个懒腰，因为你们兄妹之间很亲近，你知道他也不会介意。在这里，你的兄长是基督。”

我记得有一次在芝加哥，我想念苦路经。在贫民窟里，天气尤其炎热。当我走进教堂之后，就在一条跪凳上躺下来，像孩子一样睡着了。两小时之后，守堂者走过来对我说：“我说，女士，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还迷迷糊糊地，我回答：“当然是，这是我父之家。”

在此我自然并非建议你在教堂里睡觉。问题的关键在于，祈祷是简单而自然的事情。天主是你与其陷入爱河的那一位，你要以相应的方式与他交谈。就如舞会上的那位女孩儿一样，你

会回想他所说过过的每一句话。你用你的耳朵、你的头脑、你的心灵聆听，而他所说的一切会令你翱翔飞扬。如果你是基督的一位宗徒，你难道不会夜不成眠地回想他那天白天所讲论的内容么？你当然珍视他说过的每一个字。默想就是回想反思我的挚友所说的一切。

一天下午，我在纽约市的中心公园看到一对相对而坐的男女青年，他们的双手紧扣在一起，双目深情对视，却没有留意到一只小流浪狗正在偷吃他们所带的野餐午餐。他们丝毫也没看见那条狗，当然也没有注意到我在观察他们。他们当时甚至一句话都没有说，已经达到了那种爱的境界：默契已经说了一切该说的话。真正的爱人无声地彼此凝视沉思，我们和天主之间也是如此。

祈祷是恒常不断的。有一次，我在蒙特利尔总医院进修护理课，同事乔治娜总会端着便盘满病房里唱歌。“哎，乔治娜，”我对她说，“如果你老这样的话会惹来很多麻烦的。当你端着便盆的时候，你应该小心些，而不是这样子像参加游行阅兵典礼式地端着它们满处唱歌。”

“我才不管呢！”她兴奋地回答，“我谈恋爱了。”她一阵风似的走了。

这是一个外科病房，人们为她鼓起了掌。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士，而她的爱情也从未干扰她的工作，但是显然爱情整天都装满了她的脑子。这就是爱情的样子，而祈祷也应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相信基督是你的兄长，那么你会逐步地认识他。当你的心变得越发纯洁、越发如孩童时，你就会越发清晰地看见他的面容。我最喜欢的祷文是这样的：“主，请赐给我一颗童心，以及作为一个成年人而将它活出来的无畏勇气。”这样，你的祈祷将会持续不断，也决不会沉重或者艰难。你的爱将会总在你的眼前，而你的祈祷也将总在你内。天主是你的父亲，基督是你的兄长。

你这位被钉者

你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者，你知道，我日日夜夜都在梦想并战斗着，要将你从坚硬、冰冷的人心之十字架上取下。我的爱人哦，告诉我，天幕是如此通红可怕，你高悬在上，也垂得如此之低，吞咽着苦涩的古老无尽的人类骄傲；同时在其脚头，你让你的无价宝血汨汨流出，任由其泥脚践踏。告诉我，我的爱人，我如何才能改变这些如石的心肠？

你看，如果你帮助我，我可以变成愿望之火，烧化那顽石。因为你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一同工作、玩耍。也许你也曾歌唱，但是你为什么歌唱呢？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饱含音符。你向我们走来，你居住在我们中间，你向我们宣讲，你为爱而死，你也允许圣洁妇女们与你同行。现在，只要你告诉我该如何做，我也能将我的灵魂变为一袭婚纱。不，不仅仅是我的灵魂，而是我的全部都来向你显明我的爱，这样，也许会将你从人类骄傲与死心这十字架上取下。

啊，我的爱人，一定有办法把你从那个死亡的十字架上——人类仍持续不断地把你钉在的他们坚硬僵死的心上——救下。请把我变成一把凿子吧，这样，我就能打碎人心之十字架，或将它们钻成那会变成柔软的爱的沙粒的小石子。因为我的爱人，你知道，我日日夜夜都在战斗着，要将你从坚硬、冰冷的人心之十字架上取下，并通过这样做，把它们也变成温暖的爱的驿站，你能在此安歇！

满足年轻人的饥渴

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借着他的圣神，以大能坚固你们内在的人，
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心中。

弗 3: 16

这些日子里，我的心内既有巨大的悲伤，也有无限的喜乐。

当我看到周围的年轻人在默想、祈祷和禁食中将脸转向天主的时候，我非常喜乐。在我们的康伯湄 (Combermere, 圣母之家的总会院驻地——译者注) 附近，有些先前被称为“嬉皮”或“花童嬉皮” (flower children,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些理想主义年轻人，他们推崇和平与爱，在集会时自己佩带并向人们发放鲜花——译者注) 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定居。他们是同代人中最为热诚的年轻人，当你看到他们对于自己理想的投入与热衷，你会为他们惊叹。他们熬过了最初几个非常残酷的冬天，气温会降到零下二、三十华氏度 (零下三十至三十五摄氏度——译者注)。他们自己砍柴、修理老旧农舍以抵挡严寒，他们还要自己烤面包。然而，更为令人兴奋的是，他们禁食并祈祷。世世代代以来，祈祷和禁食这双手臂已经举扬给天主，今天的年轻人仍在沿续这个传统。

他们中有些人谈论默想与反思、谈论坐禅与因果报应、谈论儒家、道家及其它东方宗教。这是我感到悲伤的原因。我对自己说：“我们基督徒怎么了？对于我们来说，祈祷就应该像呼吸一样。自从旧约时代，我们就已经知道默想与反思了。为什么我们不满足年轻人的渴望、教授他们这些通向天主的基本方法呢？”

我最喜欢的一段关于祈祷的描述来自保禄·艾夫多启摩夫 (Paul Evdokimov) 的《和天主的搏斗》 (The Struggle with God):

“不断祈祷，”圣保禄强调 (得前 5:17——译者加注)，因为祈祷既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也是其最亲密的模式。“当你祈祷时，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 (玛 6:6——译者加注)。这意味着进入你自己，把那里变成一个圣所；这个神秘的地方是人心。祈祷生活——它的强度、它的深度以及它的节奏——都是我们灵性健康的标尺，也能将自我揭示给我们。

“清晨，天还很黑，耶稣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在那里祈祷” (谷 1:35——译者加注)。对于苦修者来说，“荒野”已经被内在化，代表一个默思而静寂的灵魂的集中精神。在这个层面，一个人可以知道如何保持静默，真正的祈祷也就被发现；在此，他被神秘地眷顾探访 (第 176 页)。

“在此，他被神秘地眷顾探访。”基督教导我们如何祈祷，“我们的天父” (天主经) 这段经文是他留给我们的。但当我们安静站立时，基督以另一种方式临于我们。他自己来到我们，圣经就向我们的理解开放，就如坚果钳夹开了坚果一样——天主圣神的坚果钳。词语的意义就被释放出来，我们就会充满喜乐与知识，还有敬畏。那教授我们的是基督他自己。

艾夫多启摩夫继续写到：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生命中一个地方交给默想与静寂，他不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及在公共场合祈祷……解渴的水在我们的静寂那里得到精炼与升华，因为静寂能够为我们提供不可或缺的退隐，从正确的视角审视我们自己。

默想能将我们的灵魂向天堂开放，同时也能将其向别人开放……圣色拉芬(St. Seraphim)说：“获得内在平和（中国天主教传统译法为“平心中立”——译者注），许多人就会在你附近找到救恩。”……

在现今这个言辞夸大、反增寂寞的时代，只有具有祈祷式平和(prayerful peace)的人才能够仍然向别人讲话并向他们显示，言如其面，面如其人。他的静寂能够通向宣道不能到达的地方；他的奥迹会使人们留意那已然临近、伸手可及的启示。即使当深谙静寂的他讲话时，他亦能轻易找到无比清新的话语。他对重大问题的答案来得也如其永久祷文的“阿门”那样容易……

祈祷境界之精髓是聆听另一位的声音，即基督的声音，但还包括我所遇到者的声音，即基督通过他向我讲话的那一位。基督的声音通过每一个人的声音传达到我；他的面容是多重的：他是走在厄玛乌路上的旅行者，他是玛利亚·玛大肋那的园丁，他还是我家隔壁的邻居。天主降生成人，这样，人才可能通过每个面容来默想反思他的面容。完美的祈祷应该寻求基督的临在，并在每个人身上认出它。基督的独特形象是圣像，但圣像有无数，这意味着每个人的面容也是基督的圣容——怀着祈祷的态度才能够发现它（第177-178页）。

祈祷就是如此简单，它有自己的节奏。你先是与天主接通，然后与你自己接通。在我爱我的邻居之前，我必须先爱我自己，然后才能爱每个人。

祈祷具有一种有形可知的节奏。人站在天主面前，低垂他的头。他的双手合十，以问候的姿势，亦是祈祷的姿势。如果每个人想要相遇那驻在他内的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圣神，他必须要走这个向内的旅程，而双手合十祈祷的他正在踏上这个旅程。在躬身向下之后，他又重新站起。他伸开自己的双臂，发现自己呈十字架的形状。他双手指尖现在可以触摸别人，因为他已经触摸了天主。

祈祷的这个有节奏的动作是使用个人身体的一种重要方式。整天里，在向内的旅程中，你用全部自我来祈祷，越来越深地进入你内在存有的静寂与独处之中。与天主和他人的沟通发生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因为天主是爱，而且我们的关系也是一种天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与天主的沟通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与人的沟通。换言之，祈祷是为了服务于人的。

在这个过程中，倒空(kenosis)发生了。Kenosis是一个希腊词汇，其意为倒空自己以让基督在我们内成长。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心灵之维度(dimensions, 台湾天主教多译为“向度”——译者注)必须不断增加。因为基督取了人性而成为人，所以我们也能将人性带入我们心内。我们能够以千种方式来服务人类，包括禁食与祈祷。

禁食与祈祷绝不能只为自己，它们总要为别人。当代青年，不仅仅青年，正在寻找方法和途径倒空自己内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贪婪私欲——这些已经弥漫于北美文化之中。他们想要倒空自己，好让天主能够装满他们，因而“藉着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内”，他们就能为自己身边的人服务。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们答案呢？我们为什么不宣讲基督自己的喜讯，因此人们能在我们内认出我们所宣称崇拜并相信的天主的特征呢？为什么他们要转向其它非基督宗教去寻找他们的灵魂及生命之粮呢？

数年前，主教曾让我参加在多伦多举办的一次神学研讨会。有一天，我正在阳光下散步的

时候，在举行研讨会的多伦多大学前的草地上遇见一群席地而坐的嬉皮士。也许他们刚刚从他们的宿舍或什么地方被赶了出来，而人们正在给他们送三明治。

一个女孩看到了我的十字架，问我：“您是不是一位不穿修会服装的修女呀？”

“不是，”我直言相告，“我是一个普通人。”

这或许是个正确的回答，因为在我意识到以前，她已经在招呼她的朋友了：“她是一个普通人！坐下！”她对我说，我照做了。

“你知道 J. C. 么？”她命令式地问道。J. C. 代表耶稣基督。

“孩子，”我说，“我知道耶稣基督么？没有人像我一样知道耶稣基督。和你相比，我就像一个宇航员超越一列装牛奶的火车！”

这句话显然打动了她。“你在哪条道儿上？”她想知道，“安非他命？冰毒？还是大麻？”

“全不是，我用的是耶稣基督。”

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没用毒品？”

“没有，”我肯定地回答。

然后我们一起散步，我们谈了许多。我陪她度过了十天的时间。我和她谈论圣女大德兰及圣十字若望，还有天主教会的一些伟大神秘主义神修家。

“哎呀，”她不住地感叹，“他们比禅家还要好！”不用说，我同意她的说法。

此次是我人生中最令人惊奇的经历之一，它是那么美妙。这些孩子们想让我做他们的上师（guru, 古儒，印度教对老师的尊称，私人的精神导师——译者注）。“那代沟怎么办呢？”我问道。他们向我保证，对于上师来说不会有代沟的区别。

在那些年里，嬉皮们开始来到圣母之家。他们当时正在上下求索。他们渴望天主，并与我们的圣母陷入爱河。他们中有许多人放弃了毒品。

如果在我这样的年纪这种事情都能够发生在我身上，让我们试想在那些更为年轻的、信仰扎实的、走出去反映基督的面容并用其生命传播福音的年轻人身上会发生什么奇迹！现在是停止讨论外围问题、进入信仰深处的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就是此刻！

你把什么赐给我？

你把什么赐给我呢，
在我的血液中流淌着无序与狂？
你是那充满烈火的太阳么，
灼热我那迟钝的愿望？
你是那扫过我血液的劲风么，
无端地使它激起滔天巨浪？

在我的弟兄姐妹中发现基督

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

若 1:17

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有许多问题。现今的天主教徒为什么没有一颗提问的心灵？我的全部问题汇聚到一个根本点：如果我自己本人不先认识基督，我怎样才能在我的弟兄姐妹中发现基督呢？

与圣母之家的许多人一样，我也大量阅读。我从不同的角度——开放、保守、左翼、前卫，阅读最近出版的书籍和期刊。我从中看到一种正在形成的趋势：随着某种程度的社会意识的复兴、随着开始认识到世界少数民族的状态以及种族间正义的需要，以及随着对贫富国家之间所存不平等的觉醒的成长，天主教徒及其他基督徒正意识到，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发现基督。

不过，有些人觉得通过圣事(sacraments)及所谓“老式”祈祷方式到达基督的个人方法已经过时。他们强调的重点似乎越来越趋向于社会的正义、贫困的消除、人际关系的改善。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和读到，与基督相遇的最好方式是在别人内并通过别人来实现。

如果我自己本人不先认识基督，我怎样才能在我的弟兄姐妹中发现基督呢？如果我自己个人不先与他相遇，我是不能在我的兄弟身上认出他来的。

这种个人的亲身相遇我指的是什么呢？我指的是我们信仰的精髓。基督给了我们两条诫命：爱天主及爱我们的邻人，顺序就是这样的（玛 22:38-39）。为了爱某个人，我必须先了解认识他。为了认识他，我必须遇见他。只有当我遇到并认识他的时候，我才能在别人身上认出他来。

我应该怎样才能认识基督，这样，我能爱他并在我的弟兄姐妹身上继续爱他，并因为我爱他而爱我的弟兄姐妹呢？基督先认识我，当我通过领洗进入他的死亡与复活时（罗 6:3, 4），他已经认识了我。他现在居于我内。当我踏上内向之旅进入我心深处时，我得以认识他。我在“擘饼”时认识他（路 24:30, 31）。当他用他的“热吻”亲吻我时（歌 1:2），我认识他；当他在他脚前跪下伤心忏悔地认罪时，我认识他。通过那在坚振圣事临到我并永远寓居我内的圣神，我认识他。

我通过各种祈祷与他认识。通过伟大的静默祈祷——我自己心中的内在静寂，我尤其能认识他。当我的心停止喧哗的时候，他打破缄默向我讲话，于是我恳求他：“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撒 3:9）。

我能通过书籍和理智的方法来了解天主，但在认识天主和了解天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只有天主向其显示的那些人才能认识他。

这使我们再次回到祈祷与圣事。在圣事中，我们与天主圣父、天主圣子、天主圣神相遇。通过这些圣事，我们得以直接而切实地认识天主。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走向全人类。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那里认出他的面容。

对我来说，这才是精髓。我所读到的许多观点只在问题的外围，就如一只蛾子在灯前上下乱飞，不得要领。如果我们不首先爱天主，我们怎能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呢？爱人是我们爱天主的果实。如果我们不爱天主，为什么多此一举地称自己为“基督徒”呢？我们不过是人道主义者罢了。

寻求

主啊，我长久、热切地寻求你，永不停歇，而你的奥迹将我深深包围，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寻找你更加容易。你是“他们”，我的邻人，我的眼睛所看到的每一个人。你是每天弥撒中我所领受的金色圣爵中的饼和酒，而你的奥迹将我深深包围。我紧凝双目，注视着过往的邻人与陌路。金色圣爵中的饼和酒将我掷入比墨黑之夜还要凝重的信仰黑暗。是的，你的奥迹深深将我包围。然而，我继续向前，因为我被永无止境的爱所驱动，奔向你在我们人类之子中所居的寓所。然而，信仰黑暗再次吞没了我，带我到不可知的高峰，投我入不可测的深渊。

主啊，我长久、热切地寻求你，永不停歇。然而，我所找到的只是黑暗、深渊和高峰。这些使我越发渴望你，亲爱的爱人。我的主啊，请看我，一个爱的朝圣者出现在你隐去的面容前，你的奥迹深深包围着我，只有信仰和爱的渴望才能将其洞悉。

没有我，你什么也做不成

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

若 15:9

“我是世界的光”（若 9:5），基督如是说。因为他的来到，我们不再生活于死亡的阴影之下。我们能生活在光明中。

但是如果没有黑暗，我们不会知道光明。天主允许我们进入黑暗，因为他深切地希望我们能够与他——自己披上了罪恶的黑暗的他——融为一体。在黑暗中，我们经历自己的无助与无力。在黑暗中，眼前漆黑，我们成为盲者。现在，天主能够治愈我们。信仰的行为发生在理性不能穿透的黑暗之中。

当我们进入信仰黑暗时，光明最终会破晓而出，但并不会马上发生。首先，天主说：“如果你信我，来！在水面上行走！”当宗徒们看见耶稣从水面上向他们走来时，他们目瞪口呆。伯多禄动身向耶稣走过去，但是，当他失去信德的时候，他就开始下沉（玛 14:22-33）。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过于恐惧，甚至都不敢开始尝试。圣若望说：“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于外”（若一 4:18）。我们太过恐惧，甚至不敢想象那种爱。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孩被困在着火的房子中，他的父亲在外面叫他：“跳下来！跳下来！”

“爸爸，”孩子喊到，“我看不到你！”

“没关系，”父亲回答，“我能看到你！”

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我们想看见我们正往哪里跳。我们不仅想看到伸开双臂等着接住我们的父亲，而且还想看见我们脚下的大地。我们希望每样东西都分拣有序，我们害怕走进那看上去混乱的地方。秩序实在是完美的，但我们看不到。我们想对天主说：“让我们有组织！”天主拒绝按照我们的标准组织他自己。我们不能够操控他——但是，可怜呀，我们还在尝试！

与此同时，世界痛苦地呼喊，它呼喊救恩。人类或许并不知道他在向谁祈祷，或救援从何而来，但他仍在呼喊。耶稣是这位施救者，基督徒被召叫去爱人类并减轻人类的痛苦。基督徒如何给予帮助？他们如何将成千上万的人带入真正的生命？他们如何将正义和慈爱带给这样一个扭曲而贫乏的世界？只有通过天主的大能。基督曾经说过：“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若 15:5），但是如果我们通过祈祷与他合一，我们就什么都能做。

我们当代问题的解决方案，无论是什么问题，就是举起双手、为爱所动而转向天主，信赖天主的许诺和慈爱。除此之外再无其它的解决方案。如果一个人举起双手来祈祷，像梅瑟一样，那么天主行动的奇迹就会发生（出 17:11）。

乍看起来令人不解，但俯卧祈祷、跳舞祈祷、静止祈祷，或任何形式的祈祷，都能够给世界带来如潮的行动。通过祈祷将面庞转向天主的人就站立在飓风之眼、行动之眼中。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人在山上天主面前存活（出 32:11-14）；同时，借着祈祷的力量，他就好像是拿着毛巾和水在大地上奔走（若 13:1-5）。祈祷能够带来改变。

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的邀请。他不仅说：“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而且还继续说：“你们如果住在我内，而我的话存在你们内，如此，你们愿意什么，求罢！必给你们成就”（若 15:5,7）。

我们必须彼此引导来到山顶祈祷，因为祈祷是动态的、圣洁的。它是与天主的接触并与他

结合。当一个人持续与天主合一时，他会意识到，祈祷包含所有的公义，并且从祈祷里面会生出天主愿意赐给人类的全部的美善。

祈祷就是一个受其全部存有所感动的人与生活的天主进行沟通、回应天主的爱。祈祷正是这种回应，具有千种姿态，既可以是站立着，双手举起，也可以是全身俯卧在地恳求。祈祷是舞者的舞步，亦是完全静止者的稳若磐石，失落于一个人迹罕至的境地。祈祷是一个小孩的潺潺小溪，亦是一位老人口唇上颤抖的话语。祈祷是认识天主并与天主轻松交谈的男人、女人、孩子的话语。当这些话语到达天主的时候，它们会变成美丽的颂歌。

人们诵念玫瑰经。他们为所有亲戚及世界上有需要者祈祷，口中诵祷，淳朴如同孩子。即使他们睡觉，他们的心也留意天主。当他们祈祷、朝拜天主时，他们被比他们自己更高更大的、大如宇宙的东西所吸引。整个宇宙都向天主鞠躬崇拜，那些爱他的人都参加到这个崇敬活动中。

天主是唯一的方法，天主是唯一的答案。引人走向天主的唯一方法就是教他们祈祷并且为他们祈祷。

黑色火焰

你的临在无声地充满了我，但是我被囚禁于一个黑暗的痛苦境地，周围是冰冷、死亡、如夜的黑暗，我的心被绳索紧紧束缚。我被一团黑色火焰雕琢着，那火燃烧、烤灼但没有热量、没有光芒；然而，具有穿透力的知识之光暴露出我丑陋的罪恶。在见识你的美善与无尽的成全之后，充满于心的自我憎恶沉浸于爱之重量，挤压着我心上紧紧束缚的绳索。

哦，无助的爱人，我看见你受伤，看见你用无尽的忍耐及如此温柔的宽恕承担罪恶——我之罪恶——粗心无谓、冷漠负恩以及可恨的罪恶权势。我曾经祈求与你一起背负重担。难道你如此向我显示你十字架的重负、你头上刺冠的压迫么？只有当我深知你能看见我的痛苦、你知道我力量的有限、你能减轻你的爱在我心上的负担的时候，我才能够支撑得住。

祈祷就如饮食天主的圣言

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

若 6: 56

弥撒是最伟大的情歌，它是我们与天主的每日相会。在弥撒中，天主兴高采烈地来到我们之中。

雅歌及许多圣经章节都把天主描绘成新郎或配偶，这种形象把我们带入祈祷的精髓。默想、玄思、祈祷圣歌都会引致天人合一，不仅仅是在将来，同样也是在现在。其它形式的祈祷是开始，而弥撒则带来实现与完成。天主与人在一个奇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奥迹中合而为一，而只有天主这样的爱人才能构想出这种奥迹。弥撒是天主无尽爱情的化身，也是我们回应的化身——天主与人处于沟通共融(communion, 英文也将圣体圣事称为 Holy Communion——译者注)之中。也许此时此刻，我们所理解的祈祷已经停止，而我们被天主所拥有占据的奥迹得以启示——你经验弥撒，而它会完全围绕涵容你。

当我上前领受圣体、深知奥迹就此发生时，我格外喜乐。在我看来，有形的饼与酒融化消失在基督体血的现实之中。我以一种神秘奥迹的形式领受天主。弥撒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我与祂及全人类结合。祂来到我这里，为的是与我合而为一。当我从圣爵领受圣血时，我很难让它释手：形式已经完全消失，只有基督的圣血仍然存留，我渴望尽量长久地把它握在手中。

有一天在弥撒当中，我们以天主圣言为饮食的念头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当我等待领受圣体的时候，忽然我在心中对自己说：“凯瑟琳，你每天要以圣言为食！圣言能作为食物！”

在圣经中，天使对厄则克耳先知说，将写有他将要宣讲的话语的书卷吞下（厄 3: 1-3）。这并不完全是我目前所描述的这种经验，并不是说你如此这般地吞下圣言，而是圣言穿透你并充满你。在弥撒中你恭读天主圣言，其实远超于阅读，圣言会吸收占有你。

天主圣言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深厚方式与“结合”联系在一起。它与索伯纳斯特(*sobornost*)³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俄语概念，代表在圣神内发生的心、意、灵的全面合一。它就如亚当与厄娃在黎明时分所听到的脚步声，向我走来，我被天主所吸收，被圣言所吸收。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在起初已有圣言。”天父所创造的一切之物，都是通过圣言而完成（若 1:1-3）。当我想到圣言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我合一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能够实在地饮食圣言，并能被它完全浸透，它成为我的一部分。我能够有形地反映它，它的光芒从我发射出去，这要取决于我对它的吸收有多么完全。我怀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爱情与热情饮食圣言。圣言填充我，直至满溢。你能在我内看到它的折射之光。

我与我饮食的圣言合而为一，我不再存在。圣言吸收了我，因为我愿意，因为我对天主说：“让我在死亡前消融。让我内充满你，这样我所迈的每一步都是你的步伐，我所做出的姿势都是你的姿势。”这超越放弃、超越掏空，超越我能描绘的一切。它好像人与天主相遇的空虚。我已经向圣言完全降服，我已经饮食它，我已经被充满。圣言通过我宣讲。

从童年开始，我就被圣经充满，而且在圣母之家的全部岁月里，我感觉这个过程仍在继续。我越在圣经内吸收他，他越吸收我。最后，有一天弥撒中，我能够说：“现在，我停止存在，你

³ 参见 *Sobornost: Experiencing Unity of Mind, Heart and Soul* by Catherine Doherty, Madonna Hose Publications, 2000。

是我的一切。”

我仍然是人，仍然好好地生活在此地球上，但我饮食天主圣言，这赋予我生活和宣讲圣经的力量。原先的恐惧与担忧大多已离开我，于是我能够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迦 2:20），因为我每天饮食圣言。

我们都怀有恐惧，充满疑惑和被抛弃的感觉。我真希望我们能够简单地向天主哭求：“主啊，请你通过圣体和圣言之内的口唇之吻来亲吻我。我吃你的饼，我喝你的酒。你是最伟大的医生，我直接求助于你，你能迅速地医治我们！”

我们能够跃身投向天主。他像无边的大海，他像一件包裹你的斗篷。在每个人似乎都抛弃你的时候，他是一位朋友。“我在这里，”他说，“把你的手伸过来。”现在，你意识到你并没有被人抛弃。你的各种感觉不再搅扰和遮蔽你对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的爱情。你爱，因为天主首先爱了你（若一 4:19）。

这个大海是温暖的，随时等待着你。请听海浪向你发出的召唤：“来吧，我会使你全然！来吧，我的海浪会使你完善。”

一位爱人

大能、无限、非创造的那一位，你为什么爱我们这些地球上的居住者呢？为什么我这个地球上的渺小凡人感受到你那强大而令人狂喜的爱之漩涡呢？为什么我不自觉地知道我在人群中是孤独的一个；对于你来说，人群被分为新娘与灵魂；而对每个人来说，你在周五下午数个小时内死上千万回呢？当我思想此事时，我内的人性全部消融。正如融化的火山熔岩，它自己流动，并熔尽它所接触到的东西——那就是我。然后，你的呼吸——你的爱之风——吹过熔岩，我再次成为我自己，一个女人，一个凡人。然后，当我想到你在芸芸众生之外爱我时，我就被高举，再次将我还原成一无所是。然后，你的呼吸复苏，你的爱使我再次全然恢复。

我如何能在这种未知而知中存在呢？我如何能在被熔尽的过程中保持不被熔尽呢——一位爱人？

毛巾与水式的祈祷

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开始洗门徒的脚，用束着的毛巾擦干。

若 13:1, 5

天主能够在弯曲的字里行间写出笔直的内容。我记得有一处圣经章节如此说：“因为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行径也不是我的行径”（依 55:8）。似乎对人绝无希望的事情，对天主却会是无尽希望。在我最回一次巡回演讲中，我经历了一次“希望爆炸”。

在发达国家里，我们已经犯罪。因为迷失于我们的富足社会之中，我们从我们的剩余中慷慨地给予，但从我们的必需中则吝啬施援。数年前，在美国西北，人们因为卖不出去土豆，就把它们烧掉了。在加拿大西部，人们放任粮食烂掉。这些都可以送给那些需要的人们。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我们的兄弟，我们也犯罪得罪了我们自己。我们曾经仇恨我们的黑人弟兄，反感我们的印第安弟兄，并常常轻视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还能发现什么呢？

我们已经犯罪，因为我们没有完成基督的第二条诫命，即命令我们如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人。我们没有爱我们自己，因而不能够爱我们的邻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们因为没有向大千世界显示出基督的面容而犯罪。教会早期基督徒们显出他的面容竟到如此一种地步，外教人如此谈论他们：“你看他们是如何彼此相爱！”

那么，为什么我会感觉有希望？我之所以感觉有希望是因为主已经耕了一片土地，将其疏松并播上了种子。我之所以感觉有希望是因为祈祷的绿色枝芽已经从各处的心灵深处萌生，不仅从那些献身于宗教生活的心灵，而且从负有各种召叫的男男女女的心灵。人们正从各自心灵中祈祷，抽出时间前往安静之处默想避静。他们正从内心被吸引归向他——他将自己倾倒而出以服务别人。

我看到有人以极其简单的方式在安静地服务于别人。服务不是那种疯狂的，人们一定要作为社会工作者而冲向贫民窟，或者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而要成为心理学者，等等。它是一种安静的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这就是耶稣所希望的。他的生命在祈祷和服务中度过，我们的生命也必须如此。我们不仅必须要爱我们的邻人，而且必须要抽出时间聆听他，与他建立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也不管你在哪里。在高层单元楼里，在私人房屋里，在一套公寓房里，你都可以向你的邻人伸出援手。

你想寻求团体（新教多译为“团契”——译者注）？最伟大、最根本的团体是从你领洗之日居于你心的天主圣三。我在我内触摸天主圣三，我将一只手伸向天主，另一只手伸向我的弟兄，这就是我的团体。如果我不向人类伸手，伸向天主圣三的那只手就会失去平衡，因为天主不会抓住它。天主与人，人与天主，我现在就是一个十字架形状。

天主以他无可比拟的方式，在所有人心中激发起这种祈祷。在这种爱与服务的祈祷中，傲慢、仇恨、控制欲则必须消失。除非我们彼此相爱，如基督爱了我们一样，否则，我们纵然能够随心所欲地祈祷和阅读圣经，但什么也不会发生。在我们祈祷的核心，必须有爱。

努力寻求心中的热情好客，如果没有它，房屋中的热情好客就什么也不是。我们必须真正接受那些来到我们面前的人，按照他们原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判断他们，怀着深深的尊重。传统俄罗斯基督徒们问候他们的邻人说：“我的弟兄是我的生命，我的弟兄也是我的喜乐。”

当你遇到你的弟兄时，不要多打听，也不要问问题。如果你像基督一样站在那里，接受别人，他们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将其接纳进你的心里，天主就会启示他想要你知道的关于那人的事情。

这种时时处处将己心向人开放的态度需要灵性的争战。我们必须向我们内并非天主的东西开战，这就是“自我空虚”，将自己倾空，以致能装满天主。这是真正的贫穷。当你触摸天主，服务别人时，你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还能把握依靠什么？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你自己的意志都没有。这就是贫穷。天主的东西很简单——我们却太复杂了。

当我是十字架的形状时，我就是自由的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我把握和依靠。我就能成为一个拿着毛巾和水为我的弟兄洗脚的人。这是我们所有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答案。我宽恕你、爱你，你亦宽恕我、爱我——直到这一切实现时，我们别指望会发生别的什么。

哦，焦黑十字架上的孤独基督

哦，孤独的基督，你在焦黑的十字架上，在巴黎和平街上，在布鲁塞尔安斯巴赫大道上一——哦，孤独的基督，你站在万千名街，站在鸣响着异域之音的街头。我为什么要远离家园的地方遇到你，我已经在纽约哈莱姆区（黑人聚居区——译者注）和第五大道遇见孤独的你？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育空，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在芝加哥、旧金山、卡拉妈祖，你也是孤独的。

哦，在各地都孤独的基督，你为什么站在那里，如此安静无声、如此悲伤地看着匆匆过往的行人？为什么你的眼睛里饱含渴望、期待、怜惜和悲悯？为什么你举起被钉子穿透的手，然后充满悲伤地无奈放下，恰如一个准备乞讨的乞丐？为什么我要在所有大陆遇见你，在所有名街、所有陌生黑暗的小巷、所有富丽堂皇的大道、所有荒芜遥远的地方？

你沉默无语，只是看着我。

哦，焦黑十字架上的基督，那么孤独，你哭泣着，因为许多人渴望你的爱但他们却不认识你，也因为你渴望被这些不认识你的人所热爱。

亲爱的主，请给我一把钥匙，打开你的孤独，让我进入它，分享感受它的重量。请看，我的心已经被你的爱所灼伤！请把它变成一扇众人通向你的门！请给我你充满爱火的声音与言语，让我把你显示给他们！

此刻的义务

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
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

迦 2:20

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如此忙碌，就好像坐在旋转木马或过山车上。越来越快，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不知道是在向前，还是在向后，或任何方向。这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得越发自私、越发贪婪的世界，前所未有地令人恐怖、飞快地旋转着。然而，基督说过，他来是为服侍（玛 20:28），我们也应如此；基督还曾说过，应该时时祈祷（谷 21:36），我们也应如此，但是怎样去做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该如何生活？我们该如何服侍？在体验过五十年的“平信徒传教”工作后，我所看到的答案就是完成“此刻的义务”（天主教会传统上译作“本份”——译者注）。

此刻的义务就是无论天主把你放在何时何地你都应完成的工作。如果你有孩子，你此刻的义务也许就是更换他的湿尿布，那么你就要做。但并非换完了事，而是怀着对天主和孩子的热诚的爱，尽力尽心地去换。你能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基督。

你此刻的义务也许是擦洗你的地板。如果你能照料你的家，打扫洁净，饭菜上桌，并在安和的气氛中吃饭，那么你就建立起了一种舒缓的秩序，并且，天主之秩序的浩瀚祥和也就临于你和你的全部家人。

我们受召叫的精髓就是将我们平凡及乍看起来枯燥的生活与爱（即天主）结合。我们必须像基督那样遵行我们天父的旨意。我们必须将整个自我交给它。我们必须付出我们整个人来完成此刻的义务：全意、全心、全灵、全身、全部感情。思虑或挂念我们此刻义务之外的其它需要就会使我们支离破碎，不能将全部用于此时此刻。“来自此时此刻的启示是我们圣德的常新泉源……此时此刻是天主的显现”（若望·皮埃尔·德·考萨德, Jean-Pierre de Caussade）。

我们的召叫是隐蔽的，但是天主却把我们呼召到这个地方——他将在此进入我们的心内，剥掉那本不属于他的东西，然后为其换上新娘的盛装。“任何事物都是实现圣德的方法与工具；任何事物，无一例外。那件‘必要的事情’总在此时时刻刻寻得。那件‘必要的事情’是每个时刻生成的。在每个时刻发生的事情都会带有天主旨意的烙印，要视其为一件圣事，自有其圣化之力量”（德·考萨德）。

履行此刻的义务，活出日常平凡生活的琐碎能够在街市发现基督的面容。基督能够进入你所工作、休闲或吃饭的地方，他会进入你的家庭或餐馆，他会进入学校或公司食堂或地铁站，等等。以热情与喜乐履行此刻的义务：地板擦得更亮，窗户擦得更洁净。你擦的不仅是这些，你越用心擦，你离基督的面容就越来越近。你的眼睛能够折射出天主。

当我最初来到北美的时候，我不得不支持有病的丈夫，还有我们的孩子，于是我找了一份餐馆服务员的工作，那就是我此刻的义务。我当时在纽约市华尔街附近的一家餐馆工作，每天有一位肥胖的先生来吃馅饼，他吃得很多，大半张饼。有一天，我悄声地对他说：“先生，您一定很爱上帝。”

他以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我，说：“你什么意思？”

我回答：“您吃这种饼太多，它会把你带回到他那里——甚至在你意识到之前。”

他盯着我，说：“你想告诉我，我是在用自己的叉子自杀。”

我说：“我可没想那么直截了当。”

我当时离他有三寸远，他看着我，然后说：“女士，你说的话有点儿道理。”他给了我五美元的小费。

第二天，他走了进来，然后问我：“那么，我该吃什么？”

我对他说：“沙拉。”

你看，我有意志做好服务员，就会找到方法。他说：“你不仅对我表现出很大的关怀，而且对那边那位先生也是如此。他是那么瘦，你总是想法让他多吃。”

我说：“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把我的宗教带进来。我相信上帝，我也相信上帝所说的：‘爱你的邻人如你自己。’您长得胖，我就想让您瘦下来；他长得瘦，我就想让他胖起来。我认为，这就是彼此相爱。”

他回应说：“哎呀，我必须把这告诉我太太。”

我没有宣讲，没有说我是一名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我只是说：“您别客气。”

这就是我刚才所要说的意思。作为一名基督徒，作为基督的一名追随者，你应该完成此刻的义务。不管你的义务是什么，你都要怀着很大的爱情去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基督的面容、基督的圣容就会显示给人们，不管你在哪儿——在你的家里，在外工作，在你的学校，在你居住的社区，在你的教会，在杂货店……

当然讲说“赞美主”之类的话很好，但记得基督曾如此说过：“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玛 7:21）。那么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这太简单了，就是此刻的义务。

你可以出去做许多善事，许多计划与项目，但无论它们是什么，你必须意识到，此刻的义务总要履行。它必须要完成，因为此刻的义务是天主的义务。累与不累，康乐与否，不管你的状况如何，你都要完成此刻的义务。这是天主呼召我们去做。如果我们做了，别人会模仿追随我们。我们不必通过口唇言语去宣讲，我们通过我们的生活宣讲，我们通过我们的作为宣讲，我们通过我们的存在宣讲。

我感到天主召叫我做赔补，怎么做呢？履行此刻义务可以是对悲剧与各国罪恶的有效赔补。做他吩咐你的事情就好了，为每个人活出你的生活，从此刻的义务开始。你该如何向一个世俗、无神、冷漠、贪婪和自私的世界显示基督的面容呢？答案是完成他吩咐你做的事情。他的声音非常简单，他说用你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灵去爱天主，并爱你的邻人如己（玛 22:38-39）。

安宁地倚在天主的怀里，聆听他的心跳，我们就能发现问题的答案：“我必须做什么？”天主只是如此回答：“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此刻的义务是我的义务。我愿你追随我的脚步，不管它们走向哪里。不要用你的通常理智去评估我的脚步，跟着它们走就好了。要简单淳朴，和孩子似的。”开始时，回应也许是一个相当大声的“是”或“愿你的旨意承行！”，但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几乎变成一种耳语。我训练自己聆听天主，训练自己拿起或放下，做事或停止，祈祷或工作。

当你履行此刻的义务时，你就是为基督做事。你在家庭居住的地方为他搭建一个家，当你侍候家人吃饭时，你也在侍候他；当你为家人洗衣服的时候，你也在为他洗。作为父母，你可以用千万方式来照顾帮助他。然后，当时候来到，你在耶稣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时，他会对你说：“因为我饿了，你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给了我喝的；我患病，你看顾了我”（玛 25:35-36）。

我对此刻的义务充满感激之情，尤其在最黑暗的时刻。它是天主赐予人类的最伟大礼物之一，他为我们每天都安排了整天的一系列义务。此刻的义务是登山远足者手里的一根结实有力

的手杖。它是坚实的；而且在黑暗的野路上，它又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它将你自己向天主的旨意开放，日复一日，唯有他的旨意最要紧。你向他说：“主，我在此。请讲，你的仆人在此聆听！”你接着说：“主，随你意派遣我！”我们要时时刻刻、日复一日地对天主的旨意具有一种完全降服的精神。它意味着我们要能够克服个人的困难，因为我们在彼此内看见基督。爱能够使每个举手投足和言语工作都具有救赎的价值。

我内的基督

亲爱的主，你通过人、物与事向我讲话。你为我派遣了你的使者——此刻的义务。

求你触摸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意志。主耶稣，求你帮我看清并识别出积极工作的首要原则——与你结合。我的所有外在行为必须要折射出你在我灵内的生命。所有的此刻义务都是通向你的路径，亲爱的主耶稣！我通过此刻的义务走向你。

亲爱的主，我必须为你准备我的灵魂。我必须用温顺、谦逊、超然、神贫、克己、无私、爱德等来装点它。我一遍又一遍地、日日发誓，只出于爱你和荣耀你的目的去做事。请帮助我，增加我对你的爱，因为只有它在内，我才能获得力量。

格外做好小事

你们的一切事，都应以爱而行。

格前 16:14

圣母之家是一个为爱天主做好小事情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平信徒传教团体。通过以爱来做好小事，你就会放射出光芒；你就为将世界归还给基督做出了贡献。这种对救赎工程的参与就是对灰暗而无迷人光芒的日常生活的热爱与接受。也就是一种通过杰出方式活出的平凡生活。

无论你去什么地方，你都会有小事去做，但是在小事和高举到基督之心的每日生活之间似乎缺少某种联系。一个心灵与天主相连的信徒的日常生活并不会与非信徒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每天早晨起床，做家庭杂务，去工作，照料孩子。可是当这些小事被天主触摸的时候，它们就变成了大事；当你是光的时候，当你大胆、喜乐、兴奋、淳朴、谦逊和直率的时候，小事会变成大事。

小事不能与爱分开。当你坠入爱河时，你怎么可能屈服于单调的感觉呢？当你怀着一种将美丽小事奉献给天主的心态去洗碗筷时，它也就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探险活动。从召叫的意义上讲，它完全依赖于这位亲密的天主、这种探险精神。你必须在你所做出的每一个动作、你所进行的每次呼吸之间建立起联系。如果我们开放自己，愿意被天主所爱，并以爱还爱，那么小事就成了首饰盒，里面装满了宝石、黄金和香料。

小事包括善行与体贴。在你和别人之后捡起垃圾，以免给你的弟兄增加负担；不要长时间占着洗手间；怀着大爱，不厌其烦地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用完工具放回原处；守时；保持厨房洁净。

今天世界上有许多草率松散：在你叠被的时候，在你穿衣的时候。小事很容易就变得不被人注意了，小事乍看起来不要紧，但是小事是圣德与陶成的精髓与本质。

我们并不以我们手头的工作为自豪，事实上我们有时还会看不上手头的这些事儿。这显出我们的缺乏谦卑来，认为任何粗活儿都是不体面、有辱人格则俨然是一种异端。似乎总会出现这样一种态度：如果你有某个学术学位，长上就不应该给你分配粗活儿。这种异端思想在年轻人、男人、女人中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我都不知该如何着手处理它。但是如果放任这种异端在我们中间顽固横行，它就会打破爱德的纽带，还会常常制造出疑惑与混乱。所以，所有大的默祷性修会以及托钵修会都会在它们的会宪（*constitution*，修会的宪章——译者注）中规定手工活儿的时间。每位创会人都清楚地明白手工活儿的尊严。基督是一个木匠，一个切实的体力劳动者。这并非只是偶然地发生在他身上，而是他选择了它。当我们的主为宗徒们洗脚的时候，他显示给我们他来是为服侍人的（若 13:2-16）。

小事是体贴，是对事物的尊重。收拾零碎片断，以免遗失：一个眼神、一个言词——这些都是圣宠来到别人身边的机会，让我留意所有这些，不要错过任何看到并且做到小事的机会。你的下一个脚步、一个真正的微笑均应发自你心深处，而不是仅仅发自你的口唇。

在我们受召叫的初期，我们充满喜乐，怀着坚定决心与热情的希望。之后，我们慢慢会因无聊而感到烦躁不安。在生活中寻求激动人心、热情洋溢、心满意足的事物是自然的倾向，但在目前境遇下寻求天主对我的教导则是更好的事情。无聊意味着一个人已经使自己的内在资源

处于昏睡状态，他爱主爱人的动机已经落入一种绝对的低潮期。无聊招致严重的危险。当我们阅读圣保禄的奇妙话语时，我们怎么会感到无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哥 1:24）。天主通过其仁慈而召叫了我们，通过圣宠，成为他救赎工程的合作者。天主已经给予我们这种巨大的力量，并通过我们的日常工作来实现它：打字、清洁、驾驶、修理。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奥迹——我们服务于人的微小努力被天主提升，用于引领其他灵魂归向他。

将你的召叫、你的生活状态视为十字架的光荣；将小事与他为我们所做的壮举对照看待。我必须躺在他给予我们的十字架上，而不是我们为自己所做的那一个。此刻的义务要求我们完全降福我们的意志。不向同辈压力屈服，不怕被其所排斥，不怕被人嘲笑，被人诽谤，被人迫害。“各自时代的苦难承受者会发现自己已经与先前的观念相去甚远：他曾感到他必须向天主及世界贡献出伟大、美丽、杰出、‘值得’的东西。他现在知道，最大的秘密就是不要保留任何东西，哪怕是邪恶——如果这是他仅有的”（若望·霍华德·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天主关于“伟大”的概念是什么？淳朴、谦卑、温良、宽恕。其中最重要的是这种愿意被使用的精神，而非那种内在的信念，即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贡献。

对于我们痛苦的答案是祈祷，没有其它任何事情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没有！因为祈祷，它变成喜乐。在天主看来，任何事情都是小事情。有关你的唯一大事情就是对爱的饥渴——为了天主而存在和做事。

天主要求我们变得渺小卑微。我们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用天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即平凡中的神圣这一现实。圣母之家建立在谦逊、淳朴、平凡的基础上，并与贫穷融合，折射出穷人基督的形象。所有的小事都是天主父的手指，将你们塑造成他的圣子。

我常常将耶稣想象成一个乞丐，乞求我们的爱。在我眼前是一个十字架，在我看来，它是生活的、呼吸的，遍布伤痕，而且基督也在对我说：“我爱你！我爱你！”在十字架的映衬下，我的整个生命仅仅是一件极其微小的东西。我们的召叫的精髓就是将平凡小事与爱——实际就是天主——相结合，将小事与归还世界给基督这件鸿业结合。

爱之路径

我爱你，而我的圣时祈祷就是更加爱你。啊，耶稣，请帮助我！将我与责备和赞美的世界的精神分离开来。让我走一条隐藏在你圣心内的生命之路，做所有事情都是出于爱你而别无其它的理由。我的灵魂充满决心与渴望用爱来服侍你，只服侍你！但是请看我的软弱，请怜悯你的孩子，伴我同行，因为没有你，我一无所是、一无所有。

发自内心的祈祷

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
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
路 18:1, 7

当你坠入爱河时，你眼里只有一个最要紧的人，你的爱人，其他人就只是一群人而已。当我们的爱人是天主时，我们必须认出，他是国王，我们必须向他降服，自我必然要消失。祈祷就是这种自我倾空，它意味着我们静立不动，虔心等待。

“*Kyrie Eleison*”这个希腊短语的意思是“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我！”一个婴儿出生在山洞里的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婴儿就是全能的天主。父是那样地爱我们，以致他打发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若 3:16）。“上主，求你垂怜！”我俯卧在这位父前。亲爱的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大爱。求你垂怜我，光照我的明悟——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

当我奔跑在生活之路上时，我时常磕磕绊绊，扑面倒地。也许我的朋友们生病卧床，也许我自己的情绪不够高涨，也许我找不到祈祷的言词。因而从我存在的深处，我向你哭求：“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我！”我不再请求智力方面的启示，我在请求你的帮助！

“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承行”（玛 6:9-10）。我们经常诵念这段经文，但我们悉心承行他的旨意吗？我们是否愿意它在我们内执行？在旧约中，天主不断地严正警告他的犹太民众，呼召他们关爱他们当中的穷人和饥渴者、他们当中的孤儿和寡妇。当一个富人抢走一个穷人的最后一块土地时，他狂怒不已。他不停地痛斥各种的不义行为。他告诉犹太人，他们妄自尊大，他们傲慢，他们拒绝聆听他的话语。他向他们派遣他的先知，一个又一个，正如他对我们所做的那样。今天，恰如基督时代一样，天主说：“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玛 25:40）。我们听到他的话了么？穷人仍与我们在一起，而我们并没有像对待基督那样对待我们的兄弟。

我们能够感觉到何时我们的行为不符合我们的祈祷。我们在心里知道，我们的生活没有折射基督的形象，甚至连一个有污点的形象都算不上。“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玛 7:20）。祈祷就像一棵树，当果实苦涩、或没有果实的时候，我们的祈祷就出问题了。“上主，求你垂怜！”这里是我们的极乐源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状态，承认我们的罪恶时，我们可以满怀喜乐地说：“上主，求你垂怜！”当我充满诚意并这样祈祷时，我就被宽恕。一次又一次地，我被宽恕。对于天主来说，每个时刻都是新的开始。

在这种从天主到人及从人到天主的持续的爱之行为过程中，其中一个重点必须体现在祈祷中：将荣耀归于天主。与天主坠入爱河的人知道他自己是谁，天主是谁。他深知自己是一个受造物，并用出于自己心内的无尽热爱来光荣天主。他情不自禁，他必须将此具体体现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者完全放弃自我。

光荣天主好像是一首颂歌，由衷地发自内心的内心。歌声发自完全的爱，爱情之歌、痛苦之歌、喜乐之歌、悲痛之歌。这些祈祷就是我们用于礼仪性时辰颂祷的圣咏，如晚祷、晨祷、赞美经等（天主教会神职日课 *Breviary*，教友也用，共分为七次祈祷：1. 诵读日课，即晨经；2. 晨

祷，即赞美经；3. 日间祈祷，又分为午前祈祷、午时祈祷及午后祈祷；4. 晚祷，即晚经；5. 夜祷，即补充经——译者注）。这些祷文都是有声的祈祷，但仍必须发自内心。当我们身处爱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自内心地祈祷。

祈祷时我们不需要太罗嗦。天主经是完美的祷文，基督自己教给我们的。让我们假设你念天主经，当你念“我们的父”时，整个世界就已经在你眼前打开。“我们的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你念“我们的父”时，你马上就被带入天主圣三的深度内。其它的联系也会发生，浪子的形象进入我脑海内。仅仅默想这句短语就会花费你一至两个小时。

“在天上”（英文此句是一个限制性短句，位于“我们的父”之后，而中文则是一个紧凑简短的定语，是不可分开的——译者注），读到此句时，你的心就被推向天空，但天在何处？“在我内，”你会回答，因为主长篇累牍地论及于此：“我父和我还有圣神将要来到并住在你们内”

（若 14:9-26）。天在我们每个人内，当我死去时，我会爆炸！我将在天堂里，我将认识自领洗时刻一直与我在一起的那一位。通往天堂的路就是天堂，因为基督是天堂，天国始自这个世界。

我们是天主面前的 *anawim*（这是一个希伯来语的词汇，意即“寻求天主救援的穷人”。常出现在圣咏中——译者注），一个 *anawim* 是一个无名者，主的穷人，真福八端中的贫穷者。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无名的小人物，因而他不矫饰自己。他不高视阔步，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受造物。当他仰望自己的造物主时，他认识并朝拜他。他俯伏卧倒在主的面前。*Anawim* 是一个无名小卒，同时也是天主的朋友，基督的兄弟，圣神的宫殿。他穿上了天主之母的斗篷，受到了所有圣人的援助。他是一个受造物，但是何等美妙奇异的受造物呀！他能够信赖天主，几乎他只是打一个响指，天主就会闻声降下，因为天主说：“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要践行”，“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业”（若 14:12, 13）。

我们必须明白，人的这两张面孔实际是一张。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是，我们意识到我们软弱，现在我们可以允许天主彰显他自己，这就是圣保禄的说法：“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却是强壮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税吏如此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路 18:13）。他站在会堂的后面，一遍又一遍地如此重复。在这个祷文中，我们找到我们需要对天主说的所有话语。我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足够正义，能够面对面地站立在天主之前。如果仅从审判的角度来看天主，我就会绝望，但是，我总能够信赖天主的无限仁慈。

对于我们来说，耶稣祷文也许就足够了：“主耶稣基督，永生天主之子，请垂怜我这个罪人。”为什么会足够呢？因为这段经文将耶稣领入你的生活。神圣名号的重复能够带来他的临在。在希伯来传统中，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人。我们在新约中读到，所有存有“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斐 2:10）。当呼求耶稣圣名的时候，我自己就停止了存在。我被吸入他的圣名里，浸没在他的圣名中，淹没在他内。

即使在我们的世俗社会中，名字也是非常有力的东西。例如，当我提起“鲍里斯”这个名字时，我马上想起我的第一任丈夫：一个人，一种生活方式，我的那段生活再次临现。某些名字能够使我们想起生活中的某些特定事件。

有些名字能够引起极大美感，有些名字却能够带来恐惧。例如，一提起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人人都会畏缩，即使是那些几乎不太了解他的年轻一代也会如此。提起斯大林的名字，你恐怕也会有类似的反应。但当提到耶稣的名字时，“它所伴随的是立刻的显现，因为名字是他临在的一种形式，”保禄·艾夫多基莫夫如是说。仅说“耶稣”，天主就会应声而至，他是你领来的，也是我领来的。在耶稣的名字面前，每个人都必须屈膝跪下。当你说“耶稣”时，许多奇妙的事情就开始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对诅咒者来说诅咒有多危险。幸运的是，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大多数人都已

经在他们母亲的膝上知道了耶稣，因而当他们发誓的时候，他们并不真地在发誓。但是，当那个名字真被用来作为诅咒时，诅咒就会落到发出诅咒的这个人头上。

当你说“耶稣”时，这个词已然成为一个祷文。你这样提醒自己说：“因为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玛 18:20）。当我们在将临期呼求“主耶稣，请来”时，这就是更真实的。“主耶稣，请来！”他就来了！这就是现实，这是天主和人之间存在的众多奇异奥迹之一。当人类呼唤时，天主就屈尊就卑，再次采取一个仆人的形式。

一旦你开始以那段耶稣祷文祈祷并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它会继续下去，即使你并没有刻意期望它如此。一旦你已经呼唤了耶稣圣名，他的名字就将与你同在，因为你渴望它在那儿。同样，他也渴望它在那儿。这两个渴望就合为一个。

不用太刻意地去集中精神。我也许与你谈话的同时也在诵念耶稣祷文，甚或我的脑子里面还想着前几天看到的一顶帽子。我可以脑子里想着帽子的同时继续诵念耶稣祷文。你不必为它感到如此不安：“那顶可恨的帽子！我真希望它走开！几天来，它一直在打断我的思维和祈祷。”你不需要为此类事情而担心。

俄罗斯基督徒们并未练习瑜珈、真言咒语、特殊呼吸及东方所有非基督教的祈祷方式。希腊隐修士们也没有，他们自然地诵念耶稣祷文，而俄罗斯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一点。“主耶稣基督，永生天主之子，求你垂怜我！主耶稣基督，永生天主之子，求你垂怜我！主耶稣基督，永生天主之子，求你垂怜我！”呼吸自然伴随着你一次又一次地诵念。你无需刻意去做，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就是耶稣祷文。

迷失于你的浩瀚

主，我现在迷失于你的浩瀚。我找不到它的边际。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指引我走向何方，当然，除你以外。

我的迷失并非人们通常意义上的迷失，而是我迷失在你的浩瀚之中。我并不知道你的心是那样浩瀚无边，我并不知道它完全没有边际。我只知道，我很愚笨，你涵盖了地球、大气、星座；所有那些位于人们理解范围之外的东西都只是你游戏的玩具。我看到你与星辰一起玩耍消遣，我确实能看到。但是说到我，我迷失了。我试着像孩子一样结结巴巴地讲述你是如何将我带到你的深渊——是的，你的深渊。

我曾经以为，也曾说过，人们在那里是平安地安息，但是我先前不知道你的深渊并非深渊，而是浩瀚的热火与祈祷；我也不知道这个深渊就是你，是你将我带到这里并和我同祷，以致于我停止存在，你完全拥有我，你在我内祈祷。这就是我曾经天真而无所知所讲述的深渊。

是的，主，我迷失了。我迷失在你的爱的深渊内，我迷失在你心深处，其边际远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也非任何人眼、大脑或思想所能把握的。是的，我迷失了，但现在我至少知道了一件事情；我知道，当我进入你的深渊时，我停止存在。人们将其称为“所有感官暂时中止”，至少一些老辈作者们这样认为。但是这不是真的，至少不完全是真的，因为各种感官并非中止，而是警醒起来，它们完全充满你。

为什么你将我领入深渊，你的深渊？慢慢地，犹如孩子蹒跚学步，我开始理解，在我伸向你的双手中，你放置了教会。我先前并不知道她是如此沉重，我也不知道她伤得如此厉害。我不知道她如此伤痕累累，像你一样。我不知道她竟被人们抽打得支离破碎。那是你的新娘的另一张面容：一张充满无限痛苦的脸，好像全世界的痛苦都汇聚到你的心上。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她是你的新娘，全世界的痛苦总在你的心上。

确实，你为痛苦以及那时常导致痛苦的罪恶而死；你为那一切而死，以将我们带回你父（也是我父）那里。但是当你父讲论他的选民时，我们的脖子僵直，因而我们没有聆听。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听，大多数人仍旧四处忙着金与银的事业。因而，教会受到了人们的抽打，其伤痛甚至如你所受的一样。

你将这个浩瀚的深渊交到我手里，但我是谁？你非常清楚我只是一个小人，一个难民，一个不属于任何地方且在某种意义上又属于任何地方的人、但并非以那种我能够总是感觉到的方式。天主，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的感觉和你当初为人时的感觉一样。

主啊，我迷失了。我将双手伸出，托着教会，但我不知道走向哪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主，我在你的深渊里。引导我，否则我会在你新娘的重压之下而垮掉！

静默之深潭

在一切上，你要谨守你的心，

因为生命是由此生而生。

箴 4:23

当人将自己的脸转向天主的时候，祈祷就开始了。它可能发生在童年，或者在人生的任何一点，那时人会意识到天主是谁、何为祈祷。当这发生时，圣经就变成来自天主的百万封情书，你需要品味、默想、吸收，你几乎要与那些永生、燃烧和温情的圣言融为一体。阅读圣经犹如与天主对话，一种永不停止的对话，因为每句话都会感动心灵，生出更大的爱情。

读经式祈祷将静默带到我们大脑和心灵中。圣经言语自身可能令人误解，除非一个人缓慢而一贯地阅读天主圣言。当你通过这种方式读经时，它们会穿透你的存有。你也许不能背诵章节，但思想会进入你的心灵。它们会充满光，你阅读圣言时会说：“哦，我找到了！这就是天主讲话的方式。”

我自己具有那种孩子式的信仰，天主实在通过这种方式与我讲话。当他直接与我讲话时，可能会令我惊恐畏惧，但当他通过圣经讲话时，通常不会那么可怕。假设你在考虑什么事情，并感觉到害怕，那么你打开圣经，你读到天主对犹太人如此说：“现在你们来，让我们互相辩论”（依 1:18）。当我们读他的圣言时，这正是我们所做的。你是否记得在讲此话之前天主如何训斥犹太人？他也有理由训斥我们，但他邀请我们坐下来和他谈心，忽然之间一切都变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正与天主讲话时，我们对言词的使用亦会发生变化。

言词怀有意义。也许它们怀有善意，也许怀有恶意。它们也许充满天主，也许充满魔鬼，或者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当心。当我们的言词充满自我时，我们在魔鬼面前是脆弱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充满自我思想的同时，允许他人进入我们。

天主当然是那个“大他”，而所有“小他”都融入他内。当我祈祷时，他站在我面前，我不能离开他，我放下一切跟随他。他降生成人，自己承担起所有人类，他们的罪恶、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喜乐，因为他爱他们。在天主内，我遇见我的兄弟，他是我的生命。

言词怀有意义，我认为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教会号召她的儿女度一种静默祈祷的生活。在这种神圣的静默之中，我们学会辨别。在这个伟大的静默中，人们越发熟悉书面圣言以及取了肉身的圣言，于是所有圣言都找到其真正意义。

在我的《静隐之所》一书中，我分享了一些关于内心静默的想法。在此我想再多谈一点。一颗纯洁的心是一颗静默的心。一颗纯洁的心会小心地看护自己的言语。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讲话。这种静默是一种爱的静默。我的心是静默的，因而我就创造了一个内在空间，在此我能衡量我的言语。外来的言语也会进入那个静默的空间，在那里得到评估，但并非根据我的感觉，而是根据我的爱。所有那些使我感觉被拒绝、被遗弃的伤害性言语，或无论什么样的言语，都会被投入这个静默的深潭。这种来自一颗纯洁心灵的爱的静默将会怀着智慧，审视所有对我讲过的言语，而这种爱也会决定我的回应。

这俨如一个洗衣房，那些投向我的言语会进入爱德、信德、望德和静默的清洁程序。在这个时刻，我们所谓的“辨别”就会变得像水晶一样透明。天主自己将其意义启示给我。为什么他在此之前没有这样做呢？因为他想让这些言语首先经过我。他想让我接受那些别人说过的不

公平的事情，因为这种接受是我与他认同的过程，也是我自己成圣的一部分。

基督为了使我成圣而死，因而我是他的一位共同继承者。为了能够认领这份承继的产业，我必须经历他亲身经历的一切。无论何时急躁、复杂、情绪主义控制了我，或是当魔鬼插手到一些事情之中，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带来真理和事实的扭曲，我就会降入这个静默的深潭，仔细考虑、用心祈祷，洁净我的心灵与想法。这是天主圣神的洗衣房，是天主圣神在此世界经营的炼狱。当我进入这个静默的深潭时，我会变得更加有爱德。爱德有什么界线么？唯一的界线就是死亡。我出于爱人而为其死。这是耶稣自己所知道的唯一界线。

在这个静默的深潭中，我学会开放自己。开放是一扇永不关闭的门，其门轴已被取掉。门先前挺立的开阔地方现在宣布：“朋友，请进！在这里，人们正怀着爱谈论天主。”我们的心必须向所有的心开放。在静默深潭中学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你一旦打开那扇门，你再也不能关上它。你将会受到伤害，而且你必须面对和接受那份伤害。接受陌生人的伤害更容易一些。我预期过从共产党而来的伤害，却不曾预料过从我的朋友而来的伤害。巨痛会随之而来，人们会走进你心上的开放之门，而且他们会伤害你。你必须如基督那样随时准备好，他曾受到身体、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曾几何时，他以为即使他的父也舍弃了他。他为我们而死。如果他曾为此做好准备，我们也必须同样做好准备。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准备接受痛苦时，奇异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痛苦变成喜乐。如果我准备好，正视这种可能性——进入我敞开心门的人可能会伤害我，如果我相信我属于天主，那么这就是一个喜乐时刻。当你准备好受苦时，它不仅会痛得更轻，而且也会对别人产生一种影响力。你也许并不能看到其成果，但它们确会呈现。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对于基督的追随者来说，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唯一允许我们争战的想法是那些与良心有关的想法。否则，我们的想法必须要投入静默之潭。我不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而不管它是什么，一旦你的想法被投入那个巨潭，你会开始在讲话之前思考，但是你并不是用你的脑子思考。你用你的心来思考，一切都会改变。

我们想开放我们的心么？我们想将它们向痛苦、喜乐以及所有的事情开放么？我们的动机必须是爱德，因为那是天主的动机。如果那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我们切实开放我们的心，那么我们会在圣神的事物上自动往一处想，我们会实现圣神内的合一。

你开放你的心，我开放我的心，然后我们一起进入静默之潭，天主就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开始小心地使用我们的言语，几乎是矜持的，于是我们的言语就会变得不同。随着我们言语的变化，我们的心门也会越发开放。随着它们的开放，人们进入。我们开始认识彼此，于是我们在静默巨潭中合而为一。

一个灵魂的问题

你吸引我的灵魂进入你脸上那陌生而可敬的荣耀之中。在那浩瀚、深不可测的力量中，我除了一无所是之外，只能反射你的光明。光之重压为我带来死亡，但是你在它内倾入你的生命。啊，万军之主，大能与荣耀之主，自有无限的那一位！你与尘埃做什么交易呢？你喜欢看一粒尘埃在你的光中起舞么？或者，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是否你的仁慈会让你屈尊就卑，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充满这粒尘埃？你吸引我的灵魂进入你脸上那陌生而可敬的荣耀之中！

当你进入静隐之所时

你们要停手，承认我是天主。

咏 46:10

全世界许多人已经读过我的《静隐之所》，至于静隐之所到底是什么，人们产生了许多误解，每当我想起它来的时候，总有点气馁的感觉。

首先，当你进入静隐之所时，不要担心祈祷。带上圣经。不要紧张地说：“我要祈祷，我要祈祷，我该如何祈祷？圣经说该做什么？”不是这样的，走进去，祝福你自己，向十字架或圣像什么的鞠躬，然后说：“愿平安与这个房间同在，也与我同在。”这就是你要做的。

如果你累了，就睡觉。好好地睡一觉，之后你会感觉好得多。你可以睡二十四小时，但你要在睡觉的同时也祈祷：“我身虽睡，我心却醒”（歌 5:2）。你也可以散步，在城市或在乡村并没有区别，只要完全自然就好。祈祷是安息。呼入天主圣神的气息。放松！简单！祈祷是在先爱你的天主和努力还爱的你之间的一种完全自然的关系。

有一天，我收到一位女士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进入了隐所，但我又迫不及待地等它结束，因为我的脑袋轰鸣，盼着如此。”她说她不能祈祷，因为她的脑子里面嗡嗡鸣响着许多担心顾虑与事务活动。这位女士的祈祷概念是错误的。

灵魂之进入隐所实际是进入一种完全的放松。也许你最初太紧张不能释怀，在这种情况下，让隐所自己来放松你。没有任何令你狂喜的东西。除非平静下来并在隐所内发现安和，你永远不能实现你去那里所要寻找的与天主的融合。

如果想喝茶或咖啡，马上去喝吧。如果愿意的话，喝二十杯也可以。你可以将你的面包分成早、中、晚三餐；或者如果你想，你也可以一次就都吃完。关于这些事情应该具有的是一种自由简单的感觉。在隐所内绝对没有什么严谨的体制。当人们来到隐所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我该做什么？”当你处于真正的沙漠之中，独自一人，没人与你讲话，手里只有圣经时，你会怎么做？在隐所做同样的事情，并自由地去做就好了。你要完全自由，不受任何事情的打扰。你不再受常规下时间的限制，做你所想做的事情。

你来到隐所是为祈祷，这意味着什么呢？为每个人祈祷固然很好，但主自己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什么。放下你的代祷清单，只对他说：“主，你知道我带来所有那些希望我为他们祈祷之人的请求，但我现在将所有这些请求交托于你，让你来照管。”你和天主的对话到此为止。

你要默想，这又是什么？这就好像你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坐下来思念他（她）的佳美之处。换言之，你思念你感兴趣的那一位，而真正引起你兴趣的那一位是天主。因此，你要思念他，你要思念他的言语，你在圣经里面可以读到他的言语。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关注，这就是默观。“默观”意味着在静默中对视某人，这就是隐所的目的。你进入隐所时，要怀有一颗静默的心，已经停止担心任何事物，并且完全向他人开放。

当你散步的时候，无论你是在看树木，还是在注视城市街头的人们，或仅是坐在你的小房间里，基督的面容就在你面前，而你的面容也在他面前。你就迷失在他的心里——他爱你，你也爱他。这就是全部，这就是隐所。

一位新娘会出于本能地将自己投入新郎的怀抱。当新郎回到家的时候，她不会对自己说：

“现在我该做什么？我是该将自己投入他的左臂弯里，还是他的右臂弯里？”当你在隐所投向天主的时候，仅将你自己的头埋入你自己的心里，你就会切实看到他。越简单越好，像一个孩子，和天主开心地玩耍。在这里没有严谨的制度架构，没有人会吩咐你做这个或那个。

不要将隐所混同于一个祈祷所。在隐所，每个人与别人分开居住。你也许与别人分享一座房屋，但当你进入隐所时，你是一个人独住一个房间。

隐所的另一非同寻常之处是在此之间你无需去参预弥撒。弥撒会来找你，也就是天主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找你。你进入这种默观，隐所将你带入静默，带入沙漠式的静默，那种浩瀚的静默，在此你可以与天主的心相遇。

你在这种静默中坚持，直到你达到那位绝对者。这个过程也许要很长时间，也许并不用太久，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将成为一篇祷文。你并非通过你的口唇祈祷，也并非是通过你的大脑祈祷，甚至，你都不是通过心在祈祷。正如圣十字若望在一首诗中写到：“在一个黑暗的夜里，被爱点燃，充满渴望……我向前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房子现在一片安静……来到他（我知道是谁！）等我的地方”（“黑夜”）。在这种状况下，所有感官全部中止。当这发生在你身上时，你已经成为一篇祷文，最终你会到达那位绝对者。这是隐所的精髓。

来到隐所就是将自己的头靠在天主的胸上安歇，聆听他的心跳。通过大脑你是很难理解这点的，只有通过你的心——一颗与天主之心沟通的心，你才能把握它。

让我心安歇

啊，和平之主，将我保存在你的心内。让我在你的怀中安歇，无论我在哪里。也许为了你，我的双脚奔走于千万职责之间；也许为了你，我的双手忙碌于各种事物；也许为了你，我的大脑沉醉于各种想法与计划。但是，让我的心安歇于你心之内，因为那时我会真正得到你的祝福。

我是如此渴望在你内得到安歇。我的心除非憩息在你内，便得不到安息。随着时间的飞逝，我心越发渴望静默，渴望独处。我是如此渴望它们，就好像走在炙热沙漠中的人对水的渴望。

啊，请在这嘈杂的车马人境中，赐我心内静默与独处之圣宠。啊，请在为你所做的无尽事项中，赐我安歇在你心内。啊，亲密爱人，请拥有占据我心，并把我的心永远保存在你的圣心内。

祈祷与独处

“主，请教给我们祈祷。”

路 11:1

祈祷是“内敛”，独处（solitude，此处作者指隐居的生活——译者注）也是。人们在谈论着祈祷所，他们想逃离，到一个祈祷所、隐修院或静隐之所。他们想在一个远离一切的地方生活和祈祷。他们是想逃离一种不能忍受的境界，那种当代的都市生活吗？或者这是否是另外一种方式可以用来逃离那令我们烦恼的事物？如果实际情况是后者，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那令我们烦恼的终极问题其实是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即使我们独处时也不能留在身后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是否是天主的声音正在召叫某人进入某种形式的祈祷？我如何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意志，还是天父的旨意？

许多祈祷所先后建立，但很快就又夭折。有些开始运作了，但几乎无法维持下去。有些则由于争吵与困难而最后悲剧性地告终了。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确实所知道的是，一个没有爱与平安的祈祷所或隐修院并非一个祈祷之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祈祷所热潮呢？你或许会说：“看看我们四周的邪恶。”但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我是一名基督徒，是否我该逃离邪恶，或是该进入战场与其争斗？”真正的问题是：我该如何与邪恶战斗？是通过住在隐所里么？还是通过住在贫民窟？或是通过呆在都市？或是通过留在原处？

必须通过我们的生活来支持我们的祈祷。我能够花费整天时间来祈祷，我也可以是一个顶级的神秘主义者，我甚至可以神魂升空或印有五伤印记。但永远要经历得住相同的考验才行：

“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玛 7:20）。只有当我随着我的祈祷改变时，祈祷才能够带来别的变化。这样，祈祷将一定会结出果实来，结出天主所悦纳的果实。

如果把祈祷所和隐所认为是唯一的祈祷方式，则是人们的错误看法。首先，你必须在你自己的心内建造一个祈祷之所。静立不动，在你自己内、在你内行的旅程中找到天主。内在化你的隐所、你的祈祷所，好发现是否天主确实召叫你度一种独处的生活。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祈祷与独处（隐居）。祈祷是基督徒基础本质的行为，是他的生活本身。在一个爱的心中，祈祷是持续不断的，因而它并非非得独处，就如牙疼未必非得独处，也如喜乐未必非得独处一样。当你与某人坠入爱河并订婚时，你想与你的未婚夫单独相处，但你仍然也得继续干活儿。

你们可在任何时候表达爱意，因为爱意不仅仅是一种表现在床上的婚姻行为。表达爱意还可以是两个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紧握双手。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两个人彼此间并无碰触，但内心却深深地感受到对方的临在。

祈祷就是与天主接触，像情人一样，像朋友一样。并不必要有独处存在。偶尔地独处固然也很好，但是让我们别犯这样的错误，即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逃离众人、进入一个俄罗斯式的隐所时，我们才能够祈祷。对于祈祷，我们应该怀有一种现实的态度。祈祷首先而且最先是在天主面前静立。甚至在你开始问有关祈祷的问题之前，你也必须静立。

人如何能告诉你关于祈祷的事情呢？只有天主能够解释它。你可以在类似于这本书的其它书上也读到它；你也可以问那些勤于祈祷者，他会告诉你一些东西，但是祈祷的精髓是不能言

传的。我们没有人是祈祷方面的专家。圣女大德兰出于对其神师的听命，撰写了她的书籍，但是语言是无法表达这类经验的。当你阅读她和圣十字若望以及所有伟大神秘主义者的著作时，你多少总会觉得有些不知所云。谈到我自己，读过这些书之后，我说：“哦，这些真棒！但是，我自己究竟该怎么做呢？”

除了天主之外，没有人能够教导我们如何祈祷。我怎么能够告诉你洞房之夜我和我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所说和所做的都是我们所保留的秘密。当我们的爱人是天主时，祈祷就是这位王和他所拣选的新娘之间的秘密。祈祷就好像是持续的洞房之夜。它是安静无声，它是爱意的表达。谁能描述天主和人之间如何表达爱意？谁能告诉你在天主的爱之奥迹面前，人是如何静立不动？基督与你奔跑、与你玩耍、与你为友、与你一起喝咖啡，谁又能描述出你此刻的欣喜欢呼之情呢？你必须肃立静待，天主自己会来，来向你讲述它。

一旦历经长久之后，所有这些都已经在内在化，天主也许会召叫你进入独处。独处是一种特殊的召叫，诚如天主对你说：“你来，与我一起进入沙漠，整日整夜地祈祷。我想让你进入独处，这样，你便能以悄无声息的脚步，陪伴那些在黑夜中行走的人们。”

如果独处不是你的圣召，而且你已经将其与祈祷混淆，你可能开始进入独处，但接着你会发现你根本就不能祈祷，这样的结果当然也证明你继续留在那里是不合适的。但你要当心，当你独处不再感到兴趣的时候，不要将祈祷也留在了身后。

虽然独处的圣召包含着一种特别的孤独，但做普通信徒的这种圣召也会具有孤独，因为孤独是静默的组成部分。为了能够切实祈祷，你需要那种奇异的静默来包围你的祈祷并允许它升腾而出。静默不是一种外在的现实，而是一种内在的现实，这正是我们大家理解起来的困难之处。我并不需要独处来祈祷，但我确实需要内在静默，有了它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祈祷。我甚至可以在与你谈话的同时祈祷。

静默能帮助你创造一个产生安静平和的环境。这一直是圣本笃的理念，但那个环境没有必要一定是一个隐修院。它可以是一个与天主坠入爱河的家庭或团体，从而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人们可以在此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内在的静默与平安。无论它是一个有血统关系的家庭，一个堂区团体，一个大学小组，或任何什么组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员之间的彼此相爱。最重要的是他们爱他们的仇敌（父母、长上、“权威人士/机构”）。当我们爱他们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批评将不会是报复性的。如果我们不能爱，那么我们就将与基督失去联系，因此我们的祈祷终究也不会结出果实来。

孤寂

哦，基督，这是何等奇异的奥迹？我越接近你的爱，就变得越发孤寂。落入永生天主手里似乎真是一件令人可畏的事情。独自一人孤零零地，你面容的影子压碎了我的心，也带来了许多恐惧。你的重量如此之沉，整个世界与你比起来也轻如鸿毛。完全的孤寂似乎包围了我，切断了与人所有的联系，然而并非将我束缚于你。奇妙爱人，难道这是你的方式，将一个灵魂引入你的庭院？在此，她可以用泪水洁净自己，然后穿上厚重的孤寂大氅，这孤寂是世上闻所未闻的；这样，她就可以明白孤寂是对你——令人企盼的那一位——的渴望之火。

孤寂之地

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寻觅你；
我的灵魂渴慕你，我的肉身切望你，
恰如一块干旱涸竭的无水田地。

咏 63:1

祈祷生活将带领人走向何方？在内行之旅的末段，在人遇见基督、分享了他的十字架之后，他会进入一个奇异的孤寂之地。安静平和似乎是它的序言，我认为那走过万千景象的安静平和此时已被钉上十字架。然后是复活的时刻，好像人已经被从十字架上放下，伤口依旧，但它们已不再疼痛。

你此时是不同的，你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你现在知道天主是存在的，唯有他才是万分紧要的。这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奇妙念头。如果你还没有以某种方式亲身参与他的被钉，那么这就会是一种毁灭性的念头。你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属于你，是你的一部分，而你也属于所有的人。同时，你也仅属于天主，你完全属于他。在你和他人之间有差别，但同时也完全没有差别，而是众人融成一体。所存在的界线是一种灵性的界线，它源自于你所活出的东西以及你所永远无法解释的东西。这就是孤寂之地。

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孤寂之地。孤寂之地是一个喜乐之地；孤寂之地是一个与天主结合之地；孤寂之地是一个渴望天主之地；孤寂之地是一个人属于天主并明白唯有天主最重要之地。

此地的奥秘就是，对于天主的渴望如火一样在你内增长。事实上，它就是火。与此同时，对人类的爱也会得到强化。在此孤寂之地只有一个念头、一个梦想、一腔激情、一种渴望：引人走向天主。

但是，人不想走向天主。这就是基督在其全部生命中经历的那种孤寂，最深切的时刻是在革则马尼山园。在这个孤寂之地，人会知道天主是谁，也许只知一二但充满着强烈的感情。你怀着满腔激情渴望将他送给每个男男女女、每个小孩。

然后你会发现，人们不想接受他。他们只给他一点，只给他一部分，并不想将自己全部交给天主。于是，你在孤寂之地行走，在此地，丝毫也没有操控别人的可能性。你不能够去操控他人，因为天主不允许你这样做。负责管理的是天主，不是你。走在孤寂之地的人正走在通往这句话的途中：“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迦 2:20）。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已不再是罪人，或是天主的份量已不再重压在我们身上，而是我们所受的召叫依旧：引所有人走向天主。

为了能够进入这种孤寂，我的全部需要必须只贯注于天主。这些需要大多仍然存在，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构成了我的外衣，这是行走在孤寂之地的朝圣者所穿的唯一外衣。这件外衣有时是用动物粗毛做成的，有时候则是用柔软的羽绒做的。它象征着我有些理解的某种东西：我们想要的彼此需要的方式不同于天主想要的我们彼此需要的方式。这个奇异旅程的果实之一就是，那些进入孤寂之地的人被基督接了回来，而他们也都在基督内将每个人都接回来。

对赞许的需要，对表达我们内心一切的需要，对被别人需要的需要，对引人走向我自己的需要，对让别人因我的智慧与能力而受感动的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已经消失。在孤寂之地，友谊变得简单而快乐。因为所有需要都围绕基督，我自己重要与否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那种

要引领所有人归向天主的燃烧的激情已经软化了所有这些需要带来的冲击。只要能够，人的心现在就会向天主的完全拥有而开放自己。在这种惊人现实的光照下，人能够明白，如果没有天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开始的时候，你会被缩减到一种似乎不存在的状态。你理智的翅膀合上，你的心门打开，并让基督来光照你的理智。现在，人们能够更全面一点地来理解圣女大德兰所说过的话：“我和金钱等于零，我、金钱和天主加起来等于一切。”让我们换种说法：通过我自己，我不能带领任何人到任何地方，但是如果我允许自己被天主充满，我就能引领人走向天主。

从洗礼到圣体、到坚振，再到对亲爱主的默观这条道路最终引我走过苦难与十字架，到达了这孤寂之地。这片天地充满了奇异平安与无尽的喜乐，但这是一个孤寂之地。我认为，这是与天主完全结合的最后一步。对我们中的有些人（也许很多人）来说，这种结合也许在我们死亡之前就能来到——如果我们爱得够多，如果我的心够开放，而且，如果天主希望如此。

一粒种子

我曾是一颗麦粒，而你是播种者。很久以前的一天，你把我埋在一个又深又黑的犁沟里。在如此黑暗、如此肥沃、如此温暖又如此寒冷的泥土里，我死过千次，然而我还活着。曾有两三次，我相信结果实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是嫉恨与嘲弄的风暴又两次冻僵了犁沟与泥土。在那之后，当我似乎已经在我的第一千次死亡中死去时，雨露与阳光来临。在温暖阳光下，我交出我的种子，将它们放在你手中，这样，我再次死亡并结出千百倍果实。

我仍旧依靠你，上主，我说：“你是我的天主！”
我的命运全掌握于你手……求以你的慈容，光照你仆，
求以你的仁慈把我救出。

咏 31:14-16

作者简介

凯瑟琳·考里什坎(Catherine Kolyschkine)生于 1896 年 8 月 15 日(新历), 圣母升天瞻礼。她出身于俄罗斯的一个富裕家庭。她在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受洗礼, 然而其家庭的灵性架构由许多不同的基督宗教信仰交织而成, 其中包括天主教。在她父亲长期被派驻国外从事外交与商贸事务期间, 凯瑟琳被委托给修女院学校(convent school, 由天主教修女负责教学的教会学校——译者注), 由天主教修女照管。但是, 以独特的俄罗斯方式体现(incarnation, 道成肉身, 圣言降生成人——译者注)的福音像是一个大熔炉, 把其它各种因素汇在一起, 从而构成了凯瑟琳的早期生活。

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礼仪、从父母有生命力的信仰、以及从俄罗斯人民——包括罪人、怀疑论者和圣人们——本身特有的朴实虔敬的生活中, 凯瑟琳吸收了东方基督徒强有力的灵修传统与象征。

十五岁的时候, 凯瑟琳嫁给鲍里斯·德·叙埃克(Boris de Hueck)。不久, 他们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毁灭性的战争中, 她是一位护士, 她丈夫是一位工程师。在 1917 年俄国革命之后, 他们和俄罗斯帝国的所有人民一同忍受了饥馑和内战的痛苦。凯瑟琳的许多亲戚惨遭杀害, 但她和鲍里斯最终得以逃离, 除了对天主的信仰和随身衣物之外, 他们被迫抛下一切, 先逃到芬兰, 之后辗转抵达英格兰。

正是在英格兰的时候, 凯瑟琳正式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在西方的新生活伊始, 凯瑟琳就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了天主教会的训导, 不过无论当时还是以后, 她都从未放弃过自己从东正教传承而来的灵修财富。

1921 年, 鲍里斯和凯瑟琳带着极少的钱, 在健康状况不稳定的情形下漂泊来到了加拿大。那时她正怀着身孕, 在抵达新国家之后不久, 她就生下了儿子乔治。他们在多伦多定居下来, 但即使在朋友的帮助下, 他们也很难找到足以维持一家三口生活的工作。凯瑟琳常常想起, 她最早认识的北美人, 不是那些对她的贵族背景感到好奇的有钱恩人, 而是那些打工穷人(the working poor, 指那些拼命工作却入不敷出的工人; 国内有人将其翻译成“穷忙族”, 是不确切的——译者注), 是那些她曾作为女佣、洗衣妇、女侍应和售货员而分担过她们困苦生活经验的人们。

很快, 凯瑟琳的智慧、精力和在公开演讲方面的天赋引起了一家大的演讲机构的注意。她的演讲享誉加拿大和美国。几年之后, 她成为另一家国际演讲服务机构的行政主管。不久, 她就拥有了一个很大的公寓, 大量的书籍, 一辆好车, 显贵的朋友, 还为儿子请了一个保姆。她的奋斗经历成了北美的一个成功故事。

但是凯瑟琳开始感到迷惑, 她的婚姻正在解体, 似乎已经无法弥合。此外, 她知道自己与天主之间也有了挣扎。难道天主在俄罗斯那么多次地拯救她的生命就只是为了让她在北美过上一种舒适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

基督的话语折磨着她: “变卖你所有的一切, 施给穷人, 然后来跟随我。”听起来是如此疯狂, 于是她试图对这些话语关闭起自己的灵魂, 后来她描述说, 这些话语就像一位将死之人孱弱的喃喃之声, 断断续续地在她心内鸣响。她无法逃避它们。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 经过几年痛苦的煎熬之后, 凯瑟琳和鲍里斯永久分居; 后来, 教会宣布他们的婚姻无效。困惑痛苦不已的凯瑟琳此时也经历着另外一种让她感到更本质、更

直接的死亡，她知道天主现在向她要求新的东西，但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

她向多伦多总主教尼尔·麦克尼尔请求帮助，她需要得到天主话语。总主教倾听了凯瑟琳的讲述，并且告诉她，他相信天主正要求她做非同寻常的事，要求她将自己钉在基督十字架的另外一面。她对基督有足够的爱来这样做吗？

是的，凯瑟琳有足够的爱，她这样做了。她同意花一年时间为此而好好祈祷，以做进一步的辨别。当一年结束的时候，总主教降福了凯瑟琳，之后她就带着儿子搬到了城中的贫困地区。乔治在一所好的学校上学，凯瑟琳开始寻求遵循天主对她所说的话语：“与穷人成为一体，与天主成为一体。”

开始时，凯瑟琳只希望与穷人在一起，安安静静地爱他们、为他们服务，成为他们的朋友，与他们一起祈祷，隐没于他们中间。但是当别人看到她，听到她的讲话，他们也想加入她的行列。她强烈的信仰和爱点燃了许多人心中的火焰。凯瑟琳从未想过要创建一个团体，但是当总主教告诉她，基督是在召叫她创立一个平信徒的团体，在穷人中为他服务，凯瑟琳接受了他所说的。很快，友谊之家诞生了。

友谊之家的的工作谦卑平凡——向无家可归者提供暂时栖息的场所、给饥饿者提供简单饮食、为年轻人提供娱乐活动与书籍，以及发行一份报纸向人们传扬教会的社会训导。尽管是在这样一个天主教还不太为人接受的城市，凯瑟琳和友谊之家这个团体所发出的先知般的声音还是勇敢地回响起来。穷人欢迎她，但其他人则被她强烈坚持的作法，即关爱穷人是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事情所震惊并颇为反感。数年之后，误解与传言迫使她离开多伦多。第一个友谊之家就此消亡。

然而，凯瑟琳的声音传到了北美其他人的耳中。1938年，耶稣会士若望·拉法施神父(John Lafarge, S.J.)安排纽约总主教邀请她到哈莱姆区(Harlem, 曼哈顿的黑人居住区)工作。她同意重建友谊之家，独自一人、在完全贫困的境遇中，不过这次是在非裔美国人中。凯瑟琳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仁爱以及不可抗拒的追寻正义的激情，她更付出了她的整个灵魂。

人们再次前来参加到她的生活与工作中。这个种族间的传教服务工作在纽约成长起来，并向其它城市扩展，如芝加哥、华盛顿特区以及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即使未必受到美国教会的重视，但友谊之家在美国教会已颇有名气。凯瑟琳与她的朋友桃乐茜·黛(Dorothy Day, “天主教工人”团体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有着相同的理想，要努力将福音从书中转移到信徒的生活中来。即使有少数人，如年轻的托玛斯·默顿(Thomas Merton, 美国著名的天主教灵修作家，其代表作《七重山》已被台湾翻译成中文——译者注)那样，在她身上能够看出天主圣神的力量，以及她对基督之教会的坚定忠诚，但是许多人却被她俄罗斯式的率直所吓住。而其他人则完全无法把握她视野的广阔，尤其因为她所经历的天主的行事方式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陌生。最后，在人们对友谊之家平信徒传教团体的性质产生了痛苦的意见分歧之后，凯瑟琳发现她自己再次被迫回到了天主那没有领航图的海洋之中。

然而，这一次，凯瑟琳不必再单独从头开始了。1943年，她和著名记者艾迪·多赫蒂(Eddie Doherty)结了婚，因为艾迪使她及她的主教确信，他愿意支持并分享她的圣召。于是，在1947年，凯瑟琳和艾迪一起来到了康泊湄(Combermere)。这是位于多伦多东北180英里处的小村子，这里彭布罗克教区(Pembroke)的主教已经同意让她在那里的农民家庭中间服务。

他们带着困惑来到这里，前途未卜。仍然沉浸在与友谊之家团体的又一次分离之痛中，疲惫不堪的他们种下了十二棵苹果树。在冥冥之中，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回到了家中，主所给予凯瑟琳的那种神秘的祈祷圣召、团体之爱及为穷人的淳朴服务将不会失落。他们看不清将来会是怎样，而且在康泊湄的最初几年里他们经常还要面对想要离开这里的诱惑。但是他们已经种下

了那些苹果树，并且，如果他们已经来到了一块在他们看来不毛之地，他们知道这是天主的，天主会让这里开花结果。

天主确实这样做了。其他人再次来加入凯瑟琳的队伍，此次，神父也来了。这个传教服务团体，现在称为“圣母之家”(Madonna House)，慢慢地成长了起来。若望·卡拉翰神父(Fr. John T. Callahan)，圣母之家神职营的创始人及长上，持续不断地支持着他们。

1955年，当团体协议商定，为了团体在教会内更正式的发展下去，成员需宣发贫穷、贞洁、听命三圣愿从而成为一种终生的义务时，凯瑟琳和艾迪宣发了独身的圣愿。他们的奉献与牺牲在团体圣召和稳定方面结出了果实。1978年，若瑟·温德尔主教批准了圣母之家的会宪。圣母之家有一个总的团体，下面有三个分支：男士营、女士营与神职营。按照教会法的新规定，这个传教服务团体是一个平信徒公开社团(Public Associa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ful)。

经过五十多年之后，圣母之家目前有200多位成员(其中包括20位神父)和100位准会员神父。该传教服务团体在比利时、英格兰、非洲迦纳、俄罗斯设有分部会所，并在加拿大和美国设有十几个分部会所。康泊湄的训练中心每年向数以百计的人提供福音生活的经验。

随着凯瑟琳内在生活的日渐加深以及团体的日趋成熟，通过她生命中所经历的无数恩宠、努力与挣扎，凯瑟琳能够更好地和我们分享基督在她内形成的圆满的内在圣召。她常常喜欢说：“爱是有创造力的！”而她心灵的创造力，发出新的言语与行为，向我们显示出，圣母之家通过她所领受的“在基督内偿还一切”这种圣召是如何深厚宽广。

罗伯特·佩尔顿神父(Fr. Robert Pelton)
于圣母之家传教团体

有关凯瑟琳·多赫尔蒂的生平、工作以及她圣人列品进展情况，请登陆如下网站：
www.catherinedoherty.org。

凯瑟琳·多赫尔蒂的著作

- An Experience of God:** Identification with Christ
Apostolic Farming: Healing the Earth
Beginning Again: Recovering your Innocence and Joy through Confession
Bogoroditza: She Who Gave Birth to God
Dear Father: A Message of Love for Priests
Dear Seminarian: On Becoming a Shepherd of Souls
Donkey Bells: Advent and Christmas
(《驴子上的铃声》，梁伟德译，台湾光启出版社，1994年)
Fragments of My Life: A Memoir
God in the Nitty-Gritty Life: The Gospel in Everyday Life
Grace in Every Season
In the Footprints of Loneliness
In the Furnace of Doubts
Living the Gospel Without Compromise
(《活出福音》，梁伟德译，台湾光启出版社)
Molchanie: Experiencing the Silence of God
Not Without Parables: Tales of Yesterday, Today, Eternity
On the Cross of Rejection
Poustinia: Encountering God in Silence, Solitude and Prayer
(《静隐之所》，梁伟德译，台湾光启出版社；河北信德出版社)
Season of Mercy: Lent and Easter
Sobornost: Experiencing Unity of Mind, Heart and Soul
Soul of My Soul: Coming to the Heart of Prayer
(《亲密爱人：进入祈祷的核心》，静也、李旭琼译，本书)
Strannik: The Call to the Pilgrimage of the Heart
Urotivoi: Holy Fools

以上书目在圣母之家出版社有售

免费电话：1-800-703-7110

网站：www.madonnahouse.org/publications

2888 Dafoe Rd. RR2, Combermere, Ontario, Canada K0J 1L0